臨邑縣志

卷十五

金石

DS
793
S42 L436
1837
v.7

LIBRARY
SEP 21 197[illegible]
UNIVERSITY OF [illegible]

v.7

[redacted]

臨邑縣志卷十五

金石志下

明

臨邑縣志卷十五

金石志下

明

臨邑縣城隍顯佑伯誥命碑（正書在城隍廟）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

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維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臨邑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不知也兹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眷命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邑政享兹典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洪武二年正月　日

知縣廬陵歐陽簡頓首書

城隍誥命碑陰之記 正書後列題名不錄

城隍有土之神也有土此有人則崇秩禮而加封號者爲民也國家隆興聖天子以神武混一海宇爰遣使誥命天下城隍祠有府州縣之殊爵有公侯伯之異且飭有司潔牲豐饌致祭焉此一代盛典也臣簡欽承帝命來長臨邑既上府檄命使捧誥貢於玆土遂齋沐率陪祭者奔走駿事欽奉綸音立石於廟仍紀歲月於碑陰臣簡稽首叩頭爲之辭曰令受天子之命司平於民必

也廉謹公勤以盡撫字之心神膺褒崇之典司祐於民必使甯謐庶緜以盡捍禦之道則神人交脩幽顯一致然後民物阜安享昇平於悠久皇圖鞏固衛社稷於無疆庶幾不負朝廷事神愛民之實也爾神廟食千禩其永無斁顧不偉歟祭之日洪武三年二月辛巳是歲庚戌雨暘時若夏五甲寅鐫石於廟仍列陪祭執事者姓名於下焉是爲記濟南府臨邑縣知縣臣盧陵歐陽簡撰并書篆額

承祭官濟南府臨邑縣知縣歐陽簡　出使官前山

鹽運使司奏差李炳　陪祭者儒學訓導侯執中

魏鑑

勑封顯佑伯臨邑縣城隍靈應之碑（正書題名不録在城隍廟）

一邑應祀神祇有風雲雷雨麗乎天者焉有社稷山川麗乎地者焉皆設壇壝春秋祭祀以享答之也城隍神尤爲一邑之主守禦乎斯土保障乎斯民配享血食同一祀典所載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初登寶位受天明命而爲天下神人之主恒念君道之重惟典神天與凡城隍之神亦當新其眷命故特勑封臨邑縣城隍神曰

鑒察司民顯佑伯鑒則洞燭幾微察則灼知元妙顯則
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寵及神明不可尚已仍命職
斯土者壯其廟貌使人得以崇奉香火神享報賽於無
疆正欲鞏固皇圖於不拔保障斯民於億萬斯年也官
民農賈相與慶幸神其膺兹眷命威靈顯赫闔縣人民
有禱輒應歷歲滋久享答倍常迨夫先宏治十四年孟
春邑中義官張綸長男名□□年方三歲累染沉痾醫
藥罔効綸乃齋祓身心竭誠盡敬懇禱於城隍祠下未
踰旬日前疾漸瘥若繭抽絲日愈一日迄今飲食復初

談笑如舊舉家感荷神庥享答無旣恭卜於今歲季夏謹捐己資鳩工輦石去城百五十里許齊山麓下擇取石之光潤秀麗者琢礱成碑壯麗偉觀昭告於神精誠格矣曩因厥父諱銃知懷柔縣事治民事神克盡其道綸有所覩效而然也其用心不亦密乎尤以禮幣請文勒石以彰神功傳諸不朽恭惟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測威靈越於高城顯赫險於深池司一邑之人民鑒一邑之政務與凡吏之廉貪民之休咎歲之豐凶時之瘟疫神皆有以司之達於上帝爲之禍福焉神之英靈固

無不在要在誠以感之也若綸等始而禱子病於無虞者此誠也終而立石昭報於神者亦此誠也石之所在誠之所在也誠之所在神所萃矣福履綏矣孰謂有其誠而神不之格者乎書曰至誠感神語曰有其誠則有其神信然原其所自良由太祖高皇帝眷神寵遇之隆歷代聖帝明王治教休明神人胥慶所致歟故并書之使人知聖祖神孫神化宜民百神效職羣吏用命故災不能爲災患不能爲患而邑人被其澤者有所自焉尋値是歲之秋八月適潁川張侯始尹茲邑下車之初恭

帥僚屬謁於祠下見玉工鐫造詢其所自僉曰乃義官張綸因子病而立焉故綸具始末恭以備告俟即嘉其義美其誠與其用心之密矣與凡僚寀仍命勒諸貞珉垂休永世使後之享答神貺者以誠敬勸時

大明宏治十五年歲在壬戌冬十月之吉

致任邢臺廣昌懷遠三庠仕邑人郭儉撰并篆額

承事郎知臨邑縣事潁川張守亨　將仕郎縣丞高陵劉儒　將仕郎縣丞武昌方漢　廸功郎主簿襄城孟慶　典史臨汾郭惟順　儒學教諭桐鄉錢慶

訓導任縣劉達 陳州梁貴 庠生徐嶽書丹 義官張綸立

重修臨邑縣記 正書額亦正書題名不備錄在土地祠

國學鄉貢進士江夏劉綬撰文 賜進士出身刑科給事中武陵楊褫書丹 賜進士出身提督山西學校按察司副使南陽王鴻儒題額

漢有東郡始置臨邑隋唐以來屬齊州元屬河間惟國朝屬濟南府隸山東省實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宏治壬戌張侯來知邑事侯興廢補墜擿民隱袪吏蠹

四境翕然侯嘗慨邑治久廢欲加完葺以新政理乃嘆
目不有所廢焉有所興諒哉越數月民識侯意侯亦知
民可用乃謀於寅案與邑父老僉曰然侯請於藩府報
可遂市木於西陶瓦於南召工經始之先學之殿堂廊
廡齋舍庖湢次縣廳戒石亭譙樓內外門次公署預備
倉四城樓各壇壝百度具舉凡棟梁榱桷檻板之朽腐
者撤之蓋瓦級磚灰堊之破損者易之丹雘塗暨之解
駁漫漶者飾之新創者計三十二楹將覆而振起者計
七十四楹仍舊而整飭鮮明者計百八十楹儀文制度

煥然足觀而濟南屬邑莫或先矣其費白金若干兩錢若干貫力役若干人悉侯之所規畫者而民不與焉始事於壬戌秋九月訖工於癸亥夏四月故事當有記適貳尹方君朝宗部運京都師生懇於托于徵文於江夏劉綬綬辭不獲乃告之曰君子之爲政但視其於所當爲者何如耳臨邑自洪武二年柴侯始建迄今一百三十有五年中間震淩摧剝豈無堂構之責耶第闒茸者坐而任其事之廢更張者起而爲其民之病舍此則又時絀舉嬴矣孰能如侯因仍改作得宜哉夫宜爲義之

適侯執此義小試一邑已能卓卓他日政成璽書徵入踐登台鼎亦惟丕闡斯義力於所當爲者而已矣則此其權輿者歟綬又聞侯下車之初奉省檄清查屯地亦日中躬踐阡陌奪軍侵地五十頃還民行者亦舉手加額曰此積世宿弊今一旦豁然矣則侯之爲政其亦淵源有自歟侯名守亨字嘉會河南潁川衛人由癸卯科鄉貢士筮仕今職記成因托刑科給事中楊君介福大書刻石樹於縣庭爲侯後日張本云

明宏治十六年歲次癸亥冬十二月望後立

縣丞高陵劉儒　武昌方漢　主簿襄城孟慶　典
史襄垣牛雄　教諭桐鄉錢慶　訓導宛丘梁貴

臨邑尹張侯重修縣治碑記　正書篆額　在土地祠

癸卯科鄉貢進士前署蠡縣儒學教諭事邑人朱表
撰文　前邢臺縣儒學訓導邑人郭儉篆額　國子
生邑人周□□書丹

臨邑在禹貢青州之域於天文則爲虛危分野自魏武
帝封其弟十五子曹子上爲臨邑公則知□屬之間已
有址矣歷代兵燹之餘圖籍漫無可考據元時石上之

文乃隸河間路我朝洪武紀元之初改隸濟南府縣治
建於二年己酉之春遡其歲月又逾十紀有奇矣歷年
既久棟宇瓦墁日漸摧毀或不足以稱公署宏治壬戌
秋七月潁川張侯奉聖天子簡命之重來作邑尹明年
政通人和乃裒材鳩工而增大之先廟學次壇壝次縣
治又其次倉庫城郭及諸廨宇傳舍之類無不完美大
率以檻計之撤其已弊而鼎新者凡八十有奇因其將
弊而繕修者凡二百有奇名雖革舊功實倍於剏始也
又明年厥功告成邑下耆庶請爲立石以昭不朽爰屬

表爲文紀之竊惟自古土木之興必財力兼與而後可以成功諗今所費不貲皆侯之所區畫而於公帑之財閭閻之力一無所與則其施設之才何其偉歟先是民有訴訟者輒詣外臺伸理在位者多不能禁侯下車廉得舞文弄法者斥逐之由是猾宿縮頸而健訟自息鄉鄙膏腴之地久爲屯戍豪右之侵奪所遺田租民猶輸納會有奏允事例遣使詳覆侯則不避彊横日集群證而剖之檢出羡田五千餘畝籍之於民爲永業妻孥舉相慶而樂矣鄰境訟有難決者當道下其事託侯窮詰

侯至一訊立辯終無逮捕之煩人皆服其藻鑑而稱爲神明凡此乃彰彰著於人者以至俊髦有教孤煢有養征賦革侵漁之弊勾稽無追呼之擾和糴歲有羨餘流移日見歸附吏服其公民習其化又未易枚舉也侯名守亨字嘉會中河南癸卯科鄉貢進士異日奏績銓曹榮登台輔自有寅亮事以顯揚朝著若今日百里之路豈能久淹大賢也哉因并記之以俟來日圖邑乘之采云

大明宏治十七年歲在甲子春三月上吉

縣丞高陵劉儒　武昌方漢　主簿襄城孟慶　儒
學教諭桐鄉錢慶　訓導陳州梁貴

重修彌陀寺碑之記　正書篆額題名不備錄在彌陀寺

任江西九江府文林郎邑人張璡撰文　任山西岢
嵐州奉直大夫邑人邢政篆額　任河南輝縣文林
郎邑人李琮書丹

大明己酉年余與時榮因寺不近人煙喧嘩同閱諸書
三十星霜矣知寺之前有河曰沙溝河有橋曰金綿橋水
鳥樹株各具奇盛盈邑無是景也故未有寺而始有寺

緣際住持明貴早依貴祝髮受具嘗出雲遊過此橋邊愛其融結完厚俯察地勢不崩欲求席地講習群經里有巨家閻公因聞貴生悟遂以地數畝施而歸之貴誅茅結屋漸成佛殿垣牆未幾圓寂徒眞喜繼席尤謹飭嘗念昔吾師肇斯寺基每示之曰某處可作法堂某處可作僧室惜乎功績未就而卒喜欲葺理綿力難成邑寺有禪師行晃壞衣不飾糲食不味才敏行慈僧寮中巨擘也保主法席晃慨然謁叅佛像榱題傾頹殿貌褪落覩茲廢弛竦息不安遂發願心期以新之是以日夜

孜孜銖積寸累挽水畚土運積瓦甓皆躬為之雖饑渴寒暑曾不退轉掄才必良擇工必善規模必審首尾數載方得畢功佛有殿講有堂經有藏鍾有樓僧有室凡寺制之所宜有者各以次序為莊嚴密麗燦然畢備過者改觀知晃氏素願已償也晃自主寺以來朝夕祈叩究論禪觀惟傳衣鉢不懈進修非談空論寂者伍是以學佛者聞之見之悉來委施故寺功易成晃雖竭力圓備職也然微檀越如泉等輩傾囊喜捨將焉取之晃商於徒曰願得記以明施主功德乃謀於時榮踵吾廬徵

予爲記予聞而嘆之曰無有毛髮絲粟之微勞矜之者比比孰肯歸功於人令於拾月吉日乃請大衆入寺以落成用以彰同志慕效而遠年煙鬱古刹煥然以新乃不以爲功而歸諸檀施固可嘉又能振作宗教流衍法源是尤可嘉者也尚冀後之來者有以繼承之則庶幾焉因時榮之請遂書其顛末以爲記云

明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季秋吉旦

文林郎知臨邑縣事中州鄉貢進士郭郁　修職郎縣丞裕州高爵　登仕郎主簿郃陽雷動　典史遵

化沙逵　教諭三山林英　訓導獲鹿方龍　葉縣

班爵

桂井碑正書徑尺餘不著書碑人姓名在文廟街口

臨邑儒學桂井

大明正德丙子秋菊月吉旦立

修興國寺碑記正書篆額在興國寺

保定府蠡縣教諭邑人宋表撰文并篆額

□□□□□□□□□□□□□□□□□□□故

址在邑城坤維太平鎮之左側相距十五里許今鎮雖

蕪沒而鄉人猶以太平名之其寺額則仍與國而不易焉相□□元大德間有行脚僧至鎮愛其地脈□□衣鉢可需遂卓錫而爲開山之祖及考寺鐘所鑄歲月適與相符則知此寺乃古刹名藍之地而非私剏者可同也迨夫元季兵燹之後所餘者斷碑殘礫而已我朝洪武建元之初分命天下各設僧會司以處緇流至十三年庚申歲寺僧性愍始因舊址而營殿宇其後相踵爲者但加繕修之功其規模猶是也自洪武至正德所歷甲子又更再週有奇黝堊漫漶有弗麗者垣墉剝圮有

弗肅者瓴甓鈌落有弗完者實不足以起瞻仰比丘道
正素爲鄉閭所嚮慕乃裒衆施具財鳩工而重葺之先
營正殿比舊度加三之一丹楹刻桷藻繪瑣緣制視正
宮內列像設慈悲菩提氣韻生動狀視天竺而珠纓寶
緆絢采奪目始足爲一方之大觀矣殿之東序伽藍之
殿西乃祖師之堂東序左方復建鐘樓設懸以啟晨昏
西序右方復建禪堂設座以延禪定餘若金剛殿及三
門方丈以至庖湢廩庾之類亦皆以次而完之始事於
正德乙亥春三月落成於正德庚辰冬十月凡六更寒

暑而始就緒其締造之勤亦難矣明年春三月正復市
石懇文圖惟不朽慮恐後之人弗之繼之也予惟自古
營建之初立表植圭辨方正位必據風氣之會陰陽之
和者爲之也維夫風氣完固陰陽萃合故能積之厚而
冥之安發之精而傳之遠其於時也數也不計焉或以
術相觀之者皆泥於時囿於數者之爲也今玆寺既成
而毀既毀而成豈時與數而然哉意者地靈之有助乎
後之人欲繼有作者勿徒諉曰時有廢興數有成敗倚
之而不肯爲亦勿諉曰風氣有時而聚散陰陽有時而

消長執之而不敢爲有以負此地靈之美哉記末謹系之以銘曰梵宮相傳太平之阡元季毀矣我朝復焉陰陽妙合風氣固完天造地設偉哉秖園翬飛絢爛像設儼然法傳三世教演萬年福庇居人慈悲方便我勒斯銘悠悠永監

大明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孟夏月吉旦立石

文林郎知臨邑事白下張偉　迪功郎縣丞舒城章文憲　將仕郎主簿雲中林偉　典史浮山燕甯

教諭葭蘆馬良　訓導清河許章

道統贊 正書在文廟

於維聖神繼天立極仰觀俯察卦爻斯畫始造書契以代結繩開物成務萬古文明 伏羲

聖皇繼作與天合德始嘗百草以濟夭札農有耒耜市有交易澤被生民功垂無極 神農

帝德通變神化宜民垂裳而治上乾下坤井野分州迎日推策百度惟熙萬世作則 黃帝

欽明揖遜德協萬邦巍乎成功煥乎文章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允執厥中道冠百王 帝堯

重華協帝授受於唐惟精惟一濬哲文明兩階干羽九
韶鳳凰恭已南面萬世綱常　帝舜
文明四敷五聖一心有典有則克儉克勤成功不伐善
言則拜九州攸同萬世永賴　禹
勇智天錫聖敬日躋建中於民萬邦惟懷顧諟明命肇
修人紀垂裕後昆道統斯啟　湯
天德之純於穆不已肅肅雝雝緝熙敬止後天八卦昭
如日星大哉彖繫式開太平　文王
丕顯文謨丕承武烈偃武修文天下大悅丹書之受洪

範之咨百王遺緒一代丕基 武王
天生元聖道隆德備制禮作樂經天緯地上承文武下
啟孔顏功在萬世位參兩間 周公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統承羲皇源
啟洙泗報德報功百王崇祀 孔子
天禀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
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顏淵
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
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崇 曾子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育洋洋鳶
飛魚躍愼獨之訓示我先覺子思
哲人旣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
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孟子
大明嘉靖二年癸未夏四月望日
嘉議大夫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
廬陵陳鳳梧謹贊

重修臨邑縣儒學記正書篆額在文廟
賜進士第承事郎刑科給事中侍經筵邑人李錫撰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邑人李
錄書篆
臨邑齊之西界密邇鄒魯素號多士自秦入漢屬東郡
代有聞人學校之設不廢焉今學宮在邑之巽土歷元
迄宋悉有珉書創建蓋前之廟宇門堂咸雅朴固緻曠
歷旣深往往剝毀緝之者亦相踵余為弟子時目擊有
司亦有修者率申費公帑徒為文具榱棟牖垣間一更
砌飾以丹堊一時雖美觀而結搆廉基亦以搖蕩舊之
朴固者頓圮有漸矣正德庚辰秋值霖雨於是兩廡戟

門兩齋號舍悉頹載塗踰年鞠爲茂草士類傷之嘉靖癸未畢侯自歷城來尹茲邑以廉能事事僅半歲百廢以興乃蒞學進諸生而語之曰廟以依神學以崇業廟學伊隳慢神廢業責在有司吾於諸士子攉之今與理之費不貲而官儲適匱欲斂於民吾實嫌之吾因思天下之琳宮梵宇何限其壯麗何如也不資之官但一夫持尺牘會醵民財成之有餘况吾儒視彼安若吾邑豈無尚義者乎吾欲裒衆人之財以幹茲蠱於吾子何如衆曰善於是命庠士張穆義官李溥等統敦厥事以禮

募衆不旬日邑之士夫及民之尚義者售錢無慮數百緡會計旣足迺簡材鳩工諏日庀事再閱月而績奏矣撤其舊而新之者兩廡十六楹戟門六楹兩齋十二楹號舍十八楹大成殿明倫堂櫺星門進賢門皆仍舊而修整之者鼎煥聿固可以經久當路聞之胥用嘉奬多士歡服以爲不可無紀以垂不朽余適守先給事制家居遂以屬余竊惟學校有司之首務無智愚皆知之至於莅事率視爲曠典甚有指經營而開驕局者獨何心哉今侯首事於此規畫有定序經費有巧則庸役有卹

典官不知度民不知擾由是體制以備觀望以肅嚴敬以崇禮教以敦政化以開風俗以篤人心以勸一事而數美具焉侯其知先務者哉余亦雅服侯故次其巔末如此侯名世隆字道亨山西和順縣人由鄉進士任今職云

大明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夏六月望日

知臨邑縣事和順畢世隆立

敬一箴有序正書在文廟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

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
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
推廣□□□□□□□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伊
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一之
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爲天付託承天明命作萬方之君
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
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兢□□□於郊禋
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於人

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懈凡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爲天之子之職庶不忝厥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以沖人纘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驅除邪逸信任耆德爲之匡輔敷求□□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乃述此以自勖云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敬焉一

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
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頓殊徵諸天人如
鼓答桴朕荷天眷爲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爲大懼惟敬
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甯處曰敬維何怠荒必
除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於明廷愼於閒居省躬察咎
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
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
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於忠貞我其任
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旣修萬邦則正

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庶民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日接心敬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爲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於嘉靖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明世宗注釋宋儒五箴石刻　正書在文廟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

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
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堪輿是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界限宋儒范氏浚作心
箴說道茫茫然天地廣大無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
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人身這般小與天地參
爲三才有非以形體而言惟其心耳蓋心爲一身之主
吾心克正則百體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
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態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於人道
違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言西山眞氏特錄於大學

衍義之中以獻時君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爲後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於范氏非眞西山發揚其孰能之哉嗚呼念哉范氏心箴

程子四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視聽言動四箴者乃宋儒程氏頤之所作也程氏說人之生也其性本善後被物欲交攻而此性始有不善視聽言動四者或不能中此乃受病之處居中而制萬事

者心也心之所接必由視聽得之視聽之不明不聽則言動皆違天理然視居其首焉程氏說凡人於視不無被那諸般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視無不明勿使外物蕩其中常使中制於外可也書云視遠惟明卽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無有遠邇視之如一辨其是非觀其善惡以吾心之正爲較察然後可免於昏亂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視爲明而人君所視者尤爲要焉果以此爲則深爲益也凡觀其邪正辨其賢否不爲奸巧之所惑庶幾忠與不肖不得並進用舍不至於倒置矣嗚呼

察之　視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此程氏言聽之要說道視聽乃爲出言之機一或有差
患必至矣前言視之之道此言聽之之道夫人之於視
或能察之然又恐聽之未善也自視之既善耳聽者須
盡其善可也耳目之間視聽之際均爲要焉若聽之不
審則無以知其是非故聽言之際當分别其邪正勿使
甘佞之言從入其心心既受之必爲誘惑書云聽德惟

聽卽此意也葢人生之於天具耳目口鼻之體口之與
鼻無所禁者惟耳目爲重故以視聽爲戒朕論之曰口
與鼻之無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之於視聽乃彼
之不能先覺者也如口之嗜味知其甘辛酸苦嘗之自
能別也鼻之臭物知其好惡嗅之自能擇也目之於色
則愛其艶麗耳之於聲則愛其音律殊不知艶麗音律
皆人爲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覺故賢之於耳目
也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謂旣能卓然先覺
則自有定向而人君之聽尤當審辨之也詩云無稽之

言勿聽又云庶頑讒說震驚朕師此皆聽德之要也人君於聽納之間當辨其忠讒而已忠言逆耳近於違我讒言可信近於遜我不能審擇其患豈淺鮮哉但使吾心泰定不爲諂佞之徒所惑則所納者未必不可所屏者未必不當惟吾心審斷之而已嗚呼審之

聽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樞機者譬戶之軸弩之牙也戎是兵戎好是喜好程子

之意說凡人所言必謹其妄出輕發如弩之發矢度而思之務求其中焉言易則至于狂誕言煩不免於支離非聖賢之法言不敢道之於口所以告來世之君子也朕因而論之曰凡人所言必求其合諸道理準諸經傳然後可以爲言也夫言以文身也書云惟口起羞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斯之謂也人之於言必加謹焉而人君之言尤當謹之先儒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人君之發號施令皆言也令出之善則四海從焉一或不

善則四海違焉故凡出一言發一令皆當合於天理之公因諸人情之所向背若或徒用己之聰明恃其尊大肆意信口不論事理之得失民情之好惡小則遺當時之患大則致千百年之禍可不戒畏之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謹之　言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誠是念之實守是行之篤理卽天理欲卽人欲程子說凡人所動作便

不可輕舉妄動當審事機可否之如何天理人欲之所在思其事之巨細爲其所當爲然後動與道合無有隊失狂躁之病戰兢惕厲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君子可不謹之哉朕因而論曰凡人所動爲當求合乎道理察其當爲與所不當爲精別而行之可也而人君之所動爲尤重焉蓋君者以一身而宰萬事不可適己之欲與夫聽信讒佞輕舉妄動或恃中國之强而好征伐或盤游無度而殘虐百姓凡此類者不可枚舉姑就其大者言之一舉動之間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敗亡之禍隨

之是非可不畏懼也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
呼畏之　動箴
斯四箴者作之在於程頤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
輔臣張璁也頤之作箴其見道之如此而動與禮合宜
朕未之言君子必知矣夫今璁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
議禮之持正可謂允蹈之哉朕罔聞於學特因是而註
釋其義於以嘉璁之忠愛於以示君子之人嗚呼箴之
功宜不在程氏而在於璁也哉用錄此於末云耳
嘉靖丁亥歲季冬越三日註

邢公去思碑正書篆額在文廟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經筵官邑人

李錫撰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戸部河南淸吏司主

事邑人李祿書　賜同進士出身觀戸部陝西淸吏

司政邑人邢如默篆

長垣邢公以進士尹臨邑兩浹歲政底厥績當部胥寵

嘉薦于朝者屢矣司銓衡者用是奏檄調繁劇曰吳江

焉公啓征厥父老若穉迨彥相與抱馬足擠車輪揮泣

若失慈母爭留履以識遺愛或以履易敗無以永厥思

盡以所思者勒諸石以垂不朽因徵文於余余亦豐於思公者敢辭以不敏謹諦言之維公質厚不事表襮有心計持官持己內外斬斬凡所供需皆自裁損公門出入必扃鑰署宇肅清民非公事不敢窺首坐聽事隨日出入簿書塡委披決不少休一如家事治之雅篤士類優禮秩嚴章程計日速士於公堂試之士胥有造彬彬矣旁郡亦執贄來學有發解者尤著意風俗凡軌制無章姦宄不逞者痛懲弗貸黠惡惴惴焉勅佛氏罔用於喪師巫罔用於病悉唯命苑馬歲苦賦償公諭民孳牧

如制騎用蕃息民罔病矣先是民多流亡土地荒蕪公募民願耕者聽無力者給牛種民復業就養者以千計薦飢多鼠竊村落弗靖公令曹伍相保交徼循盜賊屏跡暮夜無犬吠矣歲值蝗公躬履阡陌督民捕之蝗竟絕遂成稔歲鄰邑恧焉他如吏卒非有召不得輒升堂階鄉無胥吏之席民無鼛鼓之召斷獄罔有停囚賑濟實霑渥澤不可縷數公之政如此吾民之思也宜哉愚惟司牧者民之愛於治之日也易思於去之後也難治則情或出於有爲去則勢無所託矣故觀治者每於去

後見之余嘗讀何武傳有曰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又羊叔子置碑峴山後有指其碑而墮淚者非平日有深恩厚澤固結於民心而不可解者烏能若是哉今公廉恪行已久暫弗渝公誠際物上下無猜忠敏守官小大必飭其所以卓立者無愧古人而吾民之思也宜哉公名第字進卿

嘉靖八年秋八月吉日立石

重修碧霞靈應聖母行祠記 正書在泰山行宮

東嶽聖母廟即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爲魯季

氏所旅之地其神在泰山而聖母之廟居其絕頂此復有廟者乃其行祠也剏立未知何年代但歲久棟宇頹圮至宏治十六年有舊地基者傅洪與仝鄉人潘忠協力修葺迄今又三十餘年修者又復圮壞洪之子傅儀仍邀同鄉里人楊希孟相與議曰曩吾父與鄉老潘忠共力修於前今復圮壞不能整之於後如先人之志何於是儀與希孟二人又復募諸義士如南關社長王朝賀同陰陽吳景章者出力以修之視前之制輪奐爲加美焉告成之日來謁謂余曰敢丐大人先生一言以紀

其歲月云余謂之曰在禮有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若神有一於是乎感應聲曰吾鄉之有旱澇非斯神不能禦吾民之有疾患非斯神不能捍故禱無不獲感無不應若然祠之非淫也宜也祭之非諂也當也其廟自南而北深若干尺自東而西闊若干尺自礎而棟高若干尺經始于嘉靖癸巳之孟冬丶而落成于今歲之季冬來請臨邑縣儒學教諭天台孫豸遂爲之記云

明嘉靖甲午仲冬吉旦

文林郎知臨邑縣事祥符蘇漢　廸功郎縣丞平凉

彭鏜　將仕郎主簿孟縣尚賢　典史寶應李鵬

儒學訓導來安劉俸　新城宋奎

重刻陳邑侯去思碑

予嘗得諸鄉父老之傳聞云吾邑先名宦祠有任縣陳公諱疇者正統間仕吾邑最久施澤于民間者最深然尚未有可考也嘉靖丙辰歲今邑侯雙泉王公自關右筮仕來此起廢振湮搜採遺逸於是得斷石于城隍廟

門內乃公之德政碑也字蹟剝落至不可辨識大略有善養浩然之氣黎庶獲安及歲時禋祀之旬任吾邑丞者九年以秩滿當遷去百姓咸赴闕借寇遂擢尹吾邑再任復九年公勤廉慎終始如一後以瓜期入覲乃懇乞謝政不復就任民咸慕之如失慈哺云惜其歲月之紀行實之著皆在剝落不詳耳議者謂向時流賊之變祠焚碑燬理或然也於是雙泉公造予而請曰峴山墮淚棠蔭興思仁人君子之遺蹟萬代之瞻仰繫焉陳公碑斷燬如此其何以昭示無極風動後輩耶因懇予爲

記謀復刻之予惟公之德政載在舊碑者雖不可復詳然試求諸天人之間固有足爲公之斷案者矣夫由正統間迄于今日殆百有餘歲而予猶得與聞公之頌聲于人今吾府二守翁者公之曾孫也其傳世之盛若此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以此求公是其在民有心銘在天有善籙則公當時之德政固有不石而久不攴而彰者矣區區篆刻之摩滅曾足以没公歟是舉也長民保世師表循良可以觀名宦公之忠焉繩武紹芳光昭世德可以觀二守翁之孝焉景行先哲

弦韋官箴可以觀雙泉公之賢焉皆予之所樂道者遂書之以爲記嘉靖三十七年歲次戊午秋七月之吉知臨邑縣事陝西王承壽立石

按碑爲邑人菅懷理撰邢化正書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知縣王承壽立石舊在縣儀門前乾隆五十一年爲魏令磨去刻他文今據犂臺文獻錄補入

臨邑縣尚義世家重修儒學記　正書篆額　在文廟

己酉科鄉貢進士邑人馬庭若撰　己酉科鄉貢進士邑人馬庭荆書篆

自二氏之教行而世之競侈閎靡於琳宮梵宇之脩建者徧天下至於學校之廢興則惟有司者之責寥寥乎未聞有仗義而修之者此無他誠以二氏福田利益之說足以啗斯人而誘之趨而吾聖人之道則不言所利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自非篤信之君子中心嚮然一無所爲者其孰能施不貲之財於不報之地孑孑然爲吾道樹赤幟哉邑之有學脩自嘉靖丙戌年來圮敗風雨弗除而有司方難於國計勢不暇及乙卯春邑鄉老先生先都諫北原邢翁暨仲嗣丙午鄉薦君仕嘗念爲

家世本原之地首議脩之未幾以疾相繼逝越庚申冬乃原翁弟斷衛君如愚藩相君如約曁翁冢嗣前中書君化集諸子若姪迨孫者數輩皆庠彥也謀卒成之有難之者曰歲凶穀貴盍少緩以俟豐稔二君曰此先兄志也不可以久湮於是諏日興工陶甓市材先徹正殿而一新之規模鞏堊宏麗倍昔次兩廡戟門曁內外垣墉雖因舊而加葺之而氣象則煥然矣又其次則外而櫺星門悉從鼎革一如正殿之壯麗也工起於辛酉之正月而以癸亥之四月落成所費殆餘千金云君子謂

是役之所由集禮讓以爲之門孝弟以爲之階世德以爲之基忠信以爲之垣橋梓棠棣以爲之楝瑶環瑜珥以爲之飾吾聖人居之必有泰然而安怡然而樂者矣其視崇侈異端之廟貌以爲徼福之地者其心之義利何如耶抑予竊有說焉琳宮梵宇之教誠吾儒之所不道者然或者脩之建之矣乃其爲之子弟者必且服習其教以成其父兄之志至其徒之居之者亦必若其戒行以不負斯人之崇重今學宮修矣爲邢氏子姓者其尚瞻仰陟降視如家廟以肯乃堂構世濟厥美而凡吾

徒之履聖域者其亦升堂入室懋乃廣居以脩吾身吾心之所謂學者庶幾有光於今日作新之意不然其不爲異端輩之所笑者幾希也是役也經始之日適令邑侯黃翁視篆之月餘也方煮粥發賑以脩荒政邢嘗輸粟百餘石以助之旣又覩斯美之鉅也侯嘆曰嗟邢氏尚義哉輸粟以成吾政脩學以弼吾教臨如邢者數姓吾可以臥治矣以故表率風勵與善成美侯之力居多若夫犒役勸工則前任周師珊處其始問言紀事則今任謝師陞厚其終至如醵金購石雅意翊贊則花師應

奎閻師奎暨闔學生員許遷輩皆與有勞焉宜併書之

嘉靖四十二年歲次癸亥九月吉日

文林郎知臨邑縣事前鄉貢進士粵人黃應元立石

縣丞霸州劉武　主簿甘州曹世亨　教諭江東舉

人周珊　博羅舉人謝陞　訓導睢陽花應奎　河

東閻奎同立

新建義廣學後地址碑記正書篆額在文廟

敬一箴亭建諸學海內同焉遵御製也茲建距明倫堂

後僅丈餘地狹隘亭簷牆鄰官地數畝居民王其董自

省佃種久之掘地成壑聚水爲溪浸及亭亭將傾歆士
類懼焉嘉靖歲壬寅庠生王來聘邢如誾等謀於鄉先
生方伯菅公都諫邢公欲充拓之以壽斯亭且於號舍
預爲之所俾士子敬業樂群射以觀德者胥有地焉二
公曰旨哉斯議盍與時宜誠吾志也力贊成之且捐貲
以風厥邑士民不旬日嚮義樂售無慮數千緡度足以
易王生輩上檄當路二公主議維持居多焉時名察楊
公憲僉黃公可其請斯地始屬于學東至路巷西至布
政司路巷南至學牆北至水池環視四顧煥然雄觀嗚

呼二公義舉迄無紀焉雖盛弗傳夫據恒情而疑君子之心謂之過覩河洛而須平成之績亦足以驗先王之豐功茂烈感人無窮江南汪侯下車越又明年政通民和乃謂斯舉可以崇聖典焉可以妥先師焉可以嘉惠後學焉厥有成績可無闡揚遂脩垣牆明界限捐俸貲督工刻石用垂不朽俾協心共事煜然有光後世有辭終將賴之命愚紀辭弗獲曰學校從政之首務而能崇飭作者蓋難其人粤瞻臨邑建學惟舊界屬齊西密邇鄒魯以故聖賢德行道藝之教流衍於近者著後人觀

感服習沾濡而入焉者深茲俊髦輩出爲天地紀爲國家楨若夫培養涵育崇尚作興不無賴我先覺良有司而已合而觀焉規模宏遠弗阻于慮始之難區畫周詳克盡夫成終之美均之乎弗可以弗傳也雖然宮牆萬仞圖扁而聖道增輝科貢兩碑題名而縉紳永顯汪侯之雅重學校庸有旣耶若夫鼎建號室射亭則有俟夫後之君子

嘉靖龍飛二十七年歲次戊申夏六月朔日

文林郎知臨邑縣事江南汪九思　將仕郎主簿海

州潘著　典史龍溪胡洵　儒學教諭金城葛永泰

撰　訓導獻縣唐崑書丹　訓導安平王永昌篆額

科甲題名碑 正書在文廟

科甲題名 自洪武庚午科至嘉靖辛卯科見選舉不備錄

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夏五月吉旦

文林郎知縣江南汪九思立　生員楊口景書　主

簿海州潘著　典史龍溪胡洵　教諭金城葛永泰

訓導獻縣唐崑　安平王永昌

歲貢題名碑 正書在文廟

歲貢題名 自洪武年至嘉靖年見選舉不備錄

明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夏五月吉日

文林郎知縣江南汪九思立　生員楊□景書　主

簿海州潘著　典史龍溪胡洵　教諭金城葛永泰

訓導獻縣唐崑　安平王永昌

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春三月吉旦

儒學署教諭事舉人滇東周珊　訓導榆次要德

歸德花應奎重立

重修臨邑華嚴寺記 正書在華嚴寺題名不備錄

刑部尚書德平縣葛守禮　左軍都督府齊河縣尹
秉恒　順天府武清縣儒學教諭宋文階謹撰
粤稽臨邑舊跡有寺額揭華嚴創造莫知其始距邑城南十五里許其殿堂門宇之規靚深宏廠蔚然一邑之勝刹但歲久湮沒榱棟傾圮莫能起廢者無以奉佛闡教衆議惜之時有明了上人陰空來自江右通曉文義明習字韻素諳緇流之說始居其寺嚴佛法以率衆精經典以崇教苦心高行傾動遠邇乃夙夜積慮欲加葺甃與其師叔圓滿大乘共期圖之盡捐己貲協以衆募

裒材鳩工卜日計程中修大殿五間以事佛左修室以事伽藍右修室以事祖師天王殿峙於前禪堂列於後東西翼爲鐘鼓樓建廊屋數間以居其衆收民田數畝以給其食其寶像莊嚴門牆堅緻黝堊丹漆輪奐一新眞足以展誠敬起瞻仰也第以寺舊無記久爲缺典了禪歸寂其徒眞源輩恪遵遺訓思以文字昭其師乃求石磨礱仍托交走幣徵記於余用垂不朽竊惟世有九流沙門居其一洪惟我朝建國之初令府州縣以下各設僧會司錫之銅章以統攝其流迄今不廢焉時維朱

侯由鄉進士出宰是邑公勤廉明衆務畢舉凡鄉城公
署之類靡不經理頭因寺僧疏其完葺顛末呈之顧謂
余曰吾儒之學自虞廷以傳於洙泗濂洛其中卓然自
立使人信從不疑倚之爲砥柱者幾何人而其從遊能
不倍師說遵之爲蓍龜者又幾何人孰謂釋氏教中而
有不倍其師如斯人者可不嘉尚也耶夫了僧修寺之
績戒行之高與其徒求記之意皆善之大者誠不可以
不傳余承命弗辭遂爲之記不惟以嘉浮圖氏且以勵
吾黨之士因以重有感焉斯舉也經始於嘉靖癸亥夏

四月初八日落成於秋七月十五日云

大明隆慶四年歲次庚午丁亥月庚申日建立

文林郎知臨邑縣事朱翼　縣丞王極　主簿王悅

典史衛邦畿　儒學教諭鄭思義　訓導李應暘

臨邑縣戒珠禪寺藏經堂記（行書在戒珠寺）

賜同進士出身知南宮縣事邑人邢侗譔并書

戒珠禪寺之在臨邑其來已古人代茂紀寺有藏經則自今始其造經者則禮懺社善男子周思順等寺僧佛傳等經既得請又爲經堂三間以藏經云諸學人念善

果難成塵刼易散今茲不書後何述焉爰伐石須彌焉
工生衆謁屬宰官之言永昭沙門之業余惟道之爲用
高陵天表廣踰地圻摘其數端若九牛之拔一毛贊其
大千若太倉之投一粟勞逸唯人損益非道蓋天毒假
人見于虞盜泥洹入晉申自史興唐虞之際期已盛矣
四二之章豈必待蘭臺而後重三藏之教又何資元奘
而後彰乎信乎世之大者道之小人所遐者天所邇超
乎生外論所難存多所見明其恠自釋願而佛子循爾
天階惟一惟精乃博乃約億萬千言不出西來妙指面

牆咫尺自有十大神州元通一心功施三品撫教得崖莫非爾極即經不能為功又何庇於言也假爾毛頴聊紀歲月云耳

萬歷四年歲舍丙子四月八日

泰山別廟紀勝碑 行書篆額在泰山行宮

臨邑城闉之陽歧路交出百步許路折而東西通南向建廟嚴粧五神神皆女像也人稱娘娘廟云其中座者乃泰山巔主祀之神茲又其別廟也邑人結社旅泰山者率先期具香楮告行或有故不往亦拜祝而中止焉

歲久頗著靈異俗傳四月十有八日爲神之初度嘉靖末年諸社約從設醮三日召經徒口祭品盛聲樂整旛幢遠邇咸集遊觀畢留衆乃張桼肆具酒食以待遠人之饑渴借市集陳貨貝以需往來之貿易已爲勝會矣傳行漸遠集客漸多加醮七日以香謁而至者社過百人數過百里虔隊肅步旌旗蔽野金鼓振空罔敢忽怠自旦及昏祝拜焚燎鱗次而將事焉以貨利而至者不限城遂兼達各省珠玉錦繡炫目瑩心古器奇材隨欲隨足竹木滿野金鐵亘街名騾盈千繖車充乘物無不

備人無不全來往觀遊無息時無隙地焉近廟三里井汲皆竭人之多也可知矣是會也不唯邑人之利而四方貿遷者咸稱爲甚便富商巨賈幾千人易價而去曾無留貨勝矣勝矣是果神之感召而然抑人之趨利而然信不可知也故縣主諸公喜人心之歸而商賈在市百貨流通實斯民之益乃集兵巡守用備不虞人尤有所恃而感慕焉夫以風沙閑曠之郊轉而爲都市總會之地惜無言以紀其勝者適有結社之人買石立碑欲傳不朽予惟事不害義□□從俗況有益于民□當紀

載敢爲序次其事如右

明萬歷九年歲次辛巳四月朔日

邑人致仕官與石山人馬遷撰　邑人王煒書丹

指南碑　正書字徑尺餘舊在縣署今移立學宮

指南

大明萬歷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立子夏山人王文翰書

署臨邑縣事都司斷事郭盤　縣丞石文粹　主簿吳夢得　典史歐陽國芳　儒學教諭劉宏祚　訓

導趙以旟　徐守武

順治八年十月朔旦教諭劉世儒移立於此

修華嚴寺殿臺碑記（正書題名不錄在華嚴寺）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陝西苑馬寺卿前直隸蘇松巡按御史邑人邢侗撰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山西按察使司僉事前吏科右給事中邑人李汝相篆

犂邱南十五里許寺名華嚴寺弗審創自何代日久爲風雨漂搖鳥鼠牙角嘉靖間殿宇雖已修葺尚有殿之臺基坍塌未就觀者如傳舍抄爲慮焉志信姜君領進

香會首于茲不忍見其圮壞嘗惻然曰何以視臺基之至於此乎臺廢則殿宇因之而佛像亦弗堪矣寺僧圓滿廣儒等卽心叩之姜君欣而許諾時以利用浩繁爲懼齊諸鄉閭士庶立會聚財懇懇以畢務是念孰意接年荒歉財散者不能收拾雖有心安遂乎邑侯劉公以循良六載由臨邑而擢襄陽復以士庶乞留任東昌而署臨邑政聲威召歲頗豐收可以興作時矣姜君志不自抑先請命於琴堂既商摧於士夫集前所與共事者畧事弗竣迺捐己貲財助買磚石出己粟米飯諸匠役

不旬日間工完而成規模堅緻一方黎庶觀之者無不稱羨焉猶恐日久湮没非文字無以紀一時盛典仍命工刻石僉衆醮謝昔不能完之事一旦而完備鄉閭隨會之心亦有所底止姜君其大盡力於佛氏者乎而佛氏之底姜君可預卜矣是役也興作於歲之暮春落成於歲之季夏立石於歲之仲秋云

萬歷十七年歲次己丑秋八月吉旦　邑武舉生吳遵義書丹

臨邑縣署縣事奉政大夫上谷劉承忠　修職郎金

陵王道修　廸功郎主簿尚科　典史余廷賓　儒
學教諭孫登雲　訓導許獻可　劉永諒
都諫北原邢公合舉鄉賢公移正書在鄉賢祠
濟南府臨邑縣儒學廩增附生員李芳等爲公舉鄉賢
事照得本縣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邢公如默簪紳世閥
詩禮名家系出高華爲河間氏之德裔學宗先哲得濟
南生之正傳蚤薦南宮試官赤縣唯濬實股肱之近要
論續則古昔之循良脫粟澣衣爭頌當時廉吏成城丈
地剩留異代甘棠借平反者難以枚舉而大名縣尤屬

彰明塵風議者動至百餘而無極縣更資河潤于時獎
勞慰薦僉謂豈弟神明色動明光辟居禁掖繇兵垣一
二歲而陟刑工吏諸科歷踰則豐城寶鋏自嘉靖十二
年以迨二十有三祺後凋則魯殿靈光中間封駁之艱
正值相嵩之會挾勢如武定侯郭勛怙寵如都督陸炳
凜然白簡秋霜邪媚則眞人段朝用近幸則太監高忠
願借上方利劒懲奔競則甘尚書汗顏破支譚而黃侍
郎折氣至於遡積弊以安重邊疏奪帥臣之魄清宿逋
以實內帑忌瀕鼠器之危往當肅廟南巡議欲有屬監

國事干天下之重公犯宸旒之威雖鐫俸者逾年而眉
安者九鼎邇者史臣編纂傳聞心口服降古稱社稷之
臣此則庶幾無忝司大計而維精維允即同科選部曾
不綱遺佐文衡而至明至公蓋入座首揆半出門下大
抵公中方外樸誼重利輕項素稱彊腰有正骨以至相
嵩頦嚴心忮積歲不還計資旬日之間已擬銀臺之選
而嵩乃風使同科比黨羅事相持一日即出禁闈萬里
去爲郡理人皆促公宜就公則怡然賦歸奉潘岳之版
輿還進賢於神武家人生產一以付之二昆郭外菟裘

聊爾闢乎三徑多男適九孫從成行口遍授其詩書手數傳其字畫十年之內聯翩科貢仕籍相仍幾同萬石而公持盈以拙保儉以勤閭門惟欵段一乘迨老無安車半輛陶然杯酒無分野老村童兀焉一身眞在葛天槐境平生足未及于公府半世書不通於故知即往年中丞謝宗師方伯呂宗師皆公會試門生覘公居閒片語以佐所歡而公鍵關終日峻戒童僕畢任無一隙之投爾公與絕代之歎未便覼述其細行敢再特書其大端公居吏諫其大人時爲博野教官一旦溘先訃及京

國而公號天扣地策蹇犇臨距家園且千有餘里蓋徒步者一十餘程在今似爲迂談當時委爲實蹟三年在疚一準古先至今故老之評尚推邢公之孝凡三兄弟公實居先涖官幾二十年半鐶未充秘篋晚歸田里室之私財不腆百畝之貲無慮千指之衆而口謝阿堵念絕輕肥一錢半菽之供悉經兩弟之手蓋終公之世以及元配趙孺人之歿期功強近無間半言孝友刑于卓哉至行此誠舉世之所難而褊邑之間出者也數經撫按宗師額門扁里尚德敦倫未一而足顧俎豆之典久

屬寥寥向以屢經公舉乃以當途更代不一竟至躭延即今日久論定愈思前輩流風況值邑乘新編忍使斯人泯没蓋宦轍之芳聲既已得其歷履之槩而賢哲之鄉行則尤習於聞見之眞一席宦牆黍爲不忝伏審一時大宗師崇倫式化闡發幽微有如本宦名實始終毫無玷缺似不多得伏乞轉達施行斯文幸甚諸生幸甚

本縣知縣劉承忠申呈各上司衙門蒙提學道本府駁查三次取縣學官吏師生及闔縣鄉官鄰里保結續蒙

提督學校吳 名同春 批據本官直節重于朝廷醇行重

於閭里委宜從祀仰行縣擇日設主迎入鄉賢祠春秋
享祀繳遵依於萬歷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入祀訖
萬歷十八年六月吉旦
東昌府通判管臨邑縣事劉承忠　縣丞王道修
主簿尚科　典史余廷賓　教諭孫登雲　訓導許
獻可　劉永諒同立
分守濟南道右參政甯陵呂公德政碑　正書篆額在西門外
玉皇
廟
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陜西行太僕寺少卿兼甯

夏河東兵糧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前山西道監察御史侍經筵官邑人邢侗撰文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整飭延綏中路兵備兼分巡道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邑人王再聘書丹　賜同進士出身奉議大夫管理清軍驛傳屯鹽道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前戶科給事中邑人李汝相篆額

蓋聞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始治近圻遠鄙率胥訓而可興方範則不受圓鑄封型則難規脩器猱狖尚教以可升蜾蠃恒祝以肖我況乎五方之產元元之民含靈蘊

性戴天履地乃至衺惡酗醟慾虩傹俠弱爲彊肉懦則
悍使絶滅倫化罹觸彝憲是豈吾胞之赤子不殊遡裔
之羅鬼哉邑縣人上菲薄斯民糠粃官守狃畫衣于未
季昉立木于輓世甚則苛號猛輞窗羅數罟反鏡索朗
蘉瀑責溉是猶希蠢動于化人之盛驅魑魅爲俎豆之
雅所操者背所望者睽斯以難矣我分守藩伯甯陵呂
公中岳纈秀大河酌潤邑璞比其温厲盎齊方其醇漉
少不好美長不踐跡目絶非聖之書識綜萬有之變見
道則程昆可參諳治則賈生可二乃叉口不立乎門宗

志不流于憒潡著書而旁采漢儒之註疏爲詩而無取李唐之華豔心聲間發天籟自鳴郊廟朝宁之典章忠誼節烈之風槩疆域星野之大凡殊方重譯之儁幻譎裾竹木之近媟醫藥卜相之煩夥六經抉其疑義史稗逸其元指靡一不探委窮源殘蟫走蠹窗戸溷厠悉置刀筆自昔鴻寶充枕論衡秘帳方之我公不過牛背之一毳大千之粒米矣越自掄魁鄉省上第南宮慕古損其心精閔時幾于委頓一行出宰再攬墨綬襄垣據儒以文吏大同學軍以從政兩地氓紳立石肖像狄公之

頖常赭欒氏之祉再臘爾用最內遷時維小宰清通簡
要王裴合嫩同翔華省亦既數年尚書安其公正寮友
樂其夷粹門無剌謁室寡賓從苞苴却于千里請託問
諸水濱程功校資清卿在曉而公恥不事事邑鬱終日
會當主上責問天部例有外除而公抗聲力請願塞明
詔恬顏含和略不爲動用濟上爲淮陽去汲公于禁闥
乃公單車就道綰組于蕃滌慮熏心蒿目据手衆視守
臣如疾鄄而公孕男占籍以爲圖俗謂簿領爲專業而
公則官方民瘼之必稽已下車而下記諄諄千百其科

條尋按部而按圖鑿鑿金石其計畫大乃鉅榜小則單詞或言富而意簡若語徑則指深首崇鄉約棗布成書敦長吏以提衡仍非時而案驗中間主在別白良慝風勸百一城邑墟市稚守敗廡講席碁列月朝日望按期蟻聚不妨工賈萃便農畝各心儀乎皇祖六言抑意㦖乎我公三尺矣頻年屢值歲凶人莫必命公乃朝無甯箸宵不怗夢捐瘠丁躬號泣塡耳觸一事則出一便宜歷一方則增一呴沫繇匹夫而計殫盡人之黃白緣孤媼而法周闔境之霜蓌括萬姓于徑寸擴千里于十指

發倉倒囷傾帑竭輸奏記之文月以十計猶未厭其數
數也至於草根樹皮苦菫毒狼遍閱神農之書示以食
物之性亟在實楞隨恐中惡才矜溝斷復念招撫振則
虞其贅聚籍則汰其人須疕瘍則時其湯砭死喪則掩
其暴露童齔則納之教導盲瞽則牖之伎倆公素神明
奕奕遂致氣力儗儗人百其身公百其慮卒之已瘦民
肥大東奠梳荒政之役公其獨奇者也公恒念夫不樹
不桲不畜不牲不蠶不帛不績不衰乃教我民及時蒔
種栽幾本榆幾樹棗幾株桑幾畦麻場圃任園牛牧任

郊雞豚狗彘阜蕃其物盆餈筐畚待備其器文令質劑結信毋相誑惑貨賄六畜不宿于家酌入以爲用成賈以徵價廣而及于耐餐城旦白餐鬼薪獄不輒署罪疑惟輕厥維鉅重爰書持論不下人鑿我枘衆倡余否是是非非較然太虛矣齊俗誇詡相高炫服吊奇練褻僭中黄之色男子襲袿結之制六博徵逐飲食若流家無儋石之儲坐有兼珍之膳是風競煽本實竊微公則削雕樹訓痛儉塞流絲枲糧食卒歲贏積再年以往能無比屋洋洋者哉余每怪夫上有渥膏多不究下心竊惑

焉乃見公之吏治而得師也公制一令則輒任長輒喻佐領闒茸饕食輒戒胥吏舞文骫法是故三十餘城長丞以下目瞯監司心怵要束呰廡曉上意猾宄破積習此尤我公立政之大端旣試之明效也邪侗曰往者公莅藩服才一年所屬城百姓卽有謀爲立祠祀之者僅僅十一耳乃今且再期而人無弗吕父里無不仁君者政成積久民乃以和不虛也初民聚族而謀詣闕請留擬用累勛超拜例不謂山西之命我人失借百姓猝猝莫知爲計徒走憧惶已耳唯是天不佑我不腆之齊古

有詛楚移以詛晉其可乎公大抵作用一準中庸不爲祼暴聲跡又不一任寬仁故所揮霍卒無留閡屬者與公論事公從容謂余不見古人安復古道不復古道安覩古俗吁嗟乎意念深矣旣當吾世而得斯人郎爲之厮役所甘心焉公名坤字叔簡不佞侗子愿其字徵文者爲邑三老孝弟郭效占輩某某若干名貧不能醵金而尸祝之者萬萬計矣

萬歷十七年歲在己丑十一月朔旦

李大家碑正書篆額在城東李氏墓前

邢大姊者不肖侗女兄也姊爲家侍御公家慈萬太君子女合第一今歲四十加八而不肖尚後八年生爲第一弟弟生孱薄五歲痘創甚憒不省事而姊偕家太君朝夕視身受溺手受痂不少厭余甦極中㷇從第間儛鳥獸觝姊爲小損輒亦膚受之嘿不令我太君知也逾時及笄適邑李子乾茂才易知實繼我仲父者姊而室有家矣子乾兩世父俱甲第名薦紳父亦入貲有官閥不齪齪鄉里而會姊嫁時產中削一切不類富人居姊怡然自適也又其時吾家襲素業衣補僅僅襆囊木櫝

不華鮮穠以籍稱名豪送女者姊怡然自適也子乾比以乃有所生母姊矜嚴事之晨炊夜牏躬執婢媼事猶恐逆母心母乃勞新婦故任女令任婦耶爲名茂才而忻然曰易知豈其娶妻必邑之邢子乾唯唯兒乃有婦幸甚子乾性伉爽不喜歛骸更善酒間從所知飲茗芋狼藉歸袴襪不及解齁齁睡矣而姊爲調漿汁張鐙謹護不醒解不交睫也子乾每謂人吾糟邱亡恙賴有伯倫賢妻屈頭之子乾有外侮產愈益削襆囊木櫝以及上世菟裘良畬立盡而姊縫裳纐繡以佐不贍終不忍

紓外家鍾石姊亦諱言貧每對家太君李郎誼不食嗟
來食母幸毋念兒兒懼爲李郎揶揄然又斤斤報施禮
歲時伏樽下爲我二人壽備極精腆不肖數宦遊數飲
餞我籩豆有踐饕而問故吾姊之中襦充矣姊故不宜
子迨中歲則以一姬進所繇置一損做簪珥子乾咄咄
怪事久之逾年而女再逾年而子久之復子合哺視乳
道晬有加豈其有所猗邑之邪子乾每謂大姊汝功德
我實維隴西如綫之緒我生劣無以報不審兒曹若何
六親三黨中婦慣爲妒者競相誠勉曰得無令那大家

知乎姊壹鬱善病惙惙牀薦間日有兩走行𡰱問家太
君加粥及兒子輩跳地狀太君賴同里閒歲從大姊臘
滅恩慮姁姁相娛謂有女嘗嫁此舍兒不肖扶持家太
君亦藉姊破顏什九而姊竟死矣嗚呼痛哉姊後子乾
大故可二年許日夜苦當戶又長女及歸倒篋資送力
疾喘急必致豐美一鍼半縷甯耗氣畢之未兩月而二
豎及矣吾太君日兩視不肖輩日一視及危額而加枕
捐手向我曰生平累吾弟曩者亡人衣被棺木飯舍俱
藉已事今復相累奈何淚簌簌下不肖輩目微太君掩

面氿瀾不敢以聲已復屬余令兩甥前曰死則死耳所不瞑者唯二豎子故阿舅其置夏楚二物交撻期不絕李氏書種暱不以勞爾姊地下恚人矣余忍淚應唯是吾姊之治命敢不敬從又三日而委頓不起矣則五月廿四日也嗚呼痛哉吾姊天性孝誼溫厚勅備處李氏大族毛髮無間言子從姪崇明及婦迄于成立所謂世父參知公者裔孫也今爲行喪若喪其妣然吾宗娣姒以下無大小靡一不嘖嘖我大家有人乎太君之側也僕妾以追鄆親黨以舉煬矣卜今十月廿六日吉偕子

乾樞以仲父姊合不肖爲敦葬事略具厥子士忠迺齬
次士良未離齔女三一嫁二在室姊或猶是不瞑也者
不肖請終任之作邢大姊傳以諗邑父老子弟且以劵
質我畢命不遺子乾兒女子永永相稽云
萬歷十八年庚寅十月丁亥廿六日吉弟邢侗撰并
書篆

臨邑縣創置學田碑記正書在文廟

今之綰墨綬師帥壹方者政務固蝟集而要之興學作
士尤爲首務故察吏治者亦且以是而殿最焉誠重之

也蓋學田爲養士之資宇內郡國良吏或有以律應沒官田量爲增置者大都知所重也邑故無學田以故青衿之輩卒無仰沫責絃歌於枵腹之士郎言游亦奚望焉曩令茲邑者類疲形神於案牘其於黌校事恒謙讓未遑卽有一二實念文儒者亦皆志憚於改絃議牽於築舍是以嘉惠斯文之盛舉迄今竟爾寥寥良可慨也邑侯劉公下車以來春雨沛澤蒼赤解倒懸之困秋霜肅烈豪猾易武斷之風美意良法未易更僕而數而興學作士尤其所惓惓者堂廡飭而俎豆維新位號正而

神靈以妥以至銳先邑乘舉數百年未有之典章廣購
遺書揭曾恭公既沉之冊府苟閣膠序悉殫厥心邇者
復念諸生獨抱遺經難兼末業往往有婚喪不舉饔飱
不繼者即或稍一振之恩實叵繼也已拔邑南去縣治
四十里有古河套幾二百畝地緣水潦未登正租我公
乃思地無遺利事在人爲督令就近居民佃樹葦歲
徵其稅計銀歲可三十餘兩署曰學田溝洫并列以防
侵漁其爲邑諸生利賴寧止一世已乎哉是皆我公莛
必然之畫破拘曲之習有造士之實心故有養士之實

政也當今墨綬白眉舍我公更復屬誰氏乎事聞當路
按臺交陸鍾公學臺霖寰李公交柏表異擊節盱衡檄
下之日泮芹增色是舉也盛矣由是孤寒之士仰藉良
多膏油有助誰復映雪之孫康薪水是資疇作趨鐘之
王播後有陸沉之羽凌颷而歷天閶排金門者非公之
賜而誰耶公之惠已銘諸士心公之績宜勒之貞石公
諱承忠字惟孝上谷懷安衛人余不揣而系之以頌頌
曰猗歟我公大呂黃鐘有抑斯鳴士心以貞猗歟我公
良模嫩範表正形端士心允厭維饑以食維寒以衣餔

之煥之疇不𡣕𡣕緊爾曠是妻爾喪是毗子子孫孫其

永永勿遺

萬歷十九年辛卯夏五月望日之吉臨邑縣儒學教

諭東萊孫登雲謹識

臨邑縣縣丞吳道行　主簿尚科　典史佘廷賓

訓導劉永諒　林起鳳

重修眞武廟碑正書篆額在宿安鎮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兼按察司

僉事前山西道監察御史侍經筵官邑人邢侗撰文

承德郎山西平陽府隰州同知前史館辦事官邑人

李恕書并篆額

真武廟在宿安通達作鎮壬癸屹爲一方巨障云廟不知所自始聞諸父老云殘元之季在所垣屋生蓬蒿而此廟巋然獨存土人伐榭千章榭盡廟露迄于今蓋二百三十餘年而梁麗瓦甓無恙也又聞正德間流賊猖獗斬刈踐壞處處而是而是廟亦復巋然獨存以元帝數從雲空赫斯臨下著其光怪賊曹無不人人若劒擬其脰而龜蛇繞身者又覩夫靈旗蕭颯而飈輪造次滿

軍中也吁異哉用是賊曹羅拜望廟心怵骨震一方鷄
犬羅落卒無損毫毛而後神之威力砰隱滿境中蓋迄
于今又八十載而居者宴然生息男女長養禾畜無一
之不愜土人願而疾癘夭札之不侵則神之式靈如此
哉廟迄于今固無恙而端居南面之像不無少謝其裝
嚴拱衛侍立之徒章采剝如而伏臘父老子弟之心滋
以戚矣且傍風上雨之爲歲月漸深而其所謂無恙者
能不借資于人力而煥然頓還乎舊觀否也余况茂學
子御倌慨然廣施因材于林因陶于土因工授役于國

丹漆金碧之屬取諸清源萬貨之聚而不以爲勞而廟一新藻井門唐有其舉之曰吾以行吾區區之一意而已夫茲鎮之興自家侍御公始凡五十年而諸子若姪侁侁奚業以無墮其締搆而浸昌浸茂者神所私也則吾家之先諸姓而作新其廟貌亦物理人情之必至無居德己子御精虔耿耿凡營茲鎮之廟觀者三而冢嗣生是又不居德而神福之其疇曰報於何有耶侗有方外友蜀人如山固屬子御爲翼室而居之子御因以吾都諫世父所遺石龕而置之庭以續香鐙之業若夫護

國保民而廑天子金鑄其軀以享萬年靈山之祀則其灼灼大者耳茲爲一方紀不敢贅也

萬歷二十四年歲在丙申四月吉日

興國寺重修佛殿記 正書篆額題名不錄在興國寺

興國寺僻在邑西十五里許四周邨落環帀地腴而平山門嵯峨殿廡巃嵸歲時香燈絡繹踵至蓋在邑中佛刹稱首云自余爲諸生時嘗過焉及余釋褐成進士爲南宮宰徵殿中御史持斧晉吳己而督餉三楚數十餘年馳驅塵壒中無能數數少憩于淨土之區殆有憾心

也迨余倦遊挂冠成隱與烟蘿林水相狎又興過其地
則所謂寺之嵯峨巃嵸無復曩舊之觀風蝕雨剝瓦敗
壁殘幾委儀像于草莽入一瞻顧不覺目駭神異以爲
大雄氏教被十地六塵在所燭照今而殿廡不飭法像
不肖令鄉父老何以趍蹌于伏臘耶於是諸釋子和南
請曰大夫肯一言爲我大雄氏光我釋子屬乞假于四
方高賢大艮會醵金錯朱提成此善果余乃唯唯自是
而後釋子某與偕善男子某互相傳募甫踰歲而捐金
者負粟者解帛者施材者雜遝蔡至而億計營繕之費

足矣遂鳩工飭衆堊漆甍坳之需靡不備具再閱歲而厥功告竣榱棟重新儀像煥赫凡鄉父老羣趍瞻視嘖嘖頌稱諸釋子復和南仍請余言紀之余惟佛教之于生人淪肌洽髓爰周迦漢隋唐而降此道彌熾轉法輪之普照化羣有於闃寂使雨暘以時災眚寡少則大雄氏默出吾人于熱惱而厝之清涼其爲功德利益也豈淺鮮哉因爲數語紀之至若探幽索寂極如來之指則爾釋子之業也非吾所知焉書此識歲月云

進士第中順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兼按察司僉

事前監察御史侍經筵官邑人邢侗撰文　許用檄

書丹

萬歷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十月孟冬吉旦立石

文林郎知臨邑縣事喬應節　縣丞崔國治　主簿

荆濂　典史范承義　儒學教諭程載道　訓導王

昌言　陸典

重修大興寺碑 正書在大興寺

蓋以佛教之興源遡于姬周流衍于赤漢降及天監日

漸月漬其道彌熾遂熀耀乎九垓瀚淼乎八極而梁主

盂酷軒崇釋宮盡煥於是祝髮披緇之流肩摩踵接伐鐘鳴磬之音林遞山承而大教勝顯元旨暢著導十地之迷途夜三千之沙界拯彼羣生同臻彼岸凡戴髮含齒之倫茹毛飲血之類孰非蕩漾乎法流光燭乎慧照哉以故梵刹之設碁列中區星羅六合是處皆有在所不乏去臨邑世里舊有大興寺年深莫紀歲久湮廢寺北有優婆塞菅送堂等目不忍其傾圮心遂奮于刱造各出母錢若干置社蓄息載歷幾春秋得子錢亦若干兼以四境之表封壤相接者之捐施來或銖兩而微儲

織麻以洪以鉅計度其程費事可集矣故合議撰辰鳩工市材聚經始之衆乘農力之暇不逾年而厥績告成也煜然正殿爽塏而聳觀煇矣維馱閒敞以儼望伽藍窣窱鐘虡嵯峨山門赫奕粲然一新若其藻棟騰彩飛甍曜丹慈雲出沒乎雕題法雨滂沱乎繡栱煌煌金像肅具瞻於羣氓泠泠清鐘徹灝響於碧落且其寺懷鉤盤以爲襟帶環蒸薄而作衫裾闃然廣漠之野寂乎大壑之陰每當四正兩月春夏二時人天際通理俗化洽男女雜遝以霧合老稚繽紛猶鱗次人烟撲地篆氣裊

空徵福異刧締因來世信爲大觀宛如都會雖則衆慮
齊一羣力奮趍實皆大雄氏之潛施冥助俾其功用神
速以至此爾功畢甃石藉紀歲月并繕脩諸善男子姓
名列于左方

萬歷三十年歲次壬寅四月浴佛穀旦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兼按察司
僉事邑人邢侗譔文　逸民許用敬書丹
文林郎知臨邑縣事黃河濤　縣丞鄭汝敬　主簿
劉允恭　典史唐時佐　儒學教諭張東鎮　訓導

陸典　趙默

犂邱邢莊惠先生祠堂碑記 行書在宿安祠堂

山以東有葛端肅公守禮鴻聲方軌柱石三朝天下雅拜之沒而德平人俎豆其邑端肅生平鮮所暱獨嚴事犂邱邢莊惠先生稱畏友先生沉冥薖軸無所見於天下而人倫物望粉斧冰壺與端肅埒其沒也遠近□踴□□前□□天泣□□□□□□震數里已復相率醵錢立萬衆碑塋左一時傷談而先生所受先業地名宿安店距城二十五里耕稼其間六十稔其人尤深沐

浴則又私相醵錢爲祠三楹肖先生像伏臘焉後三楹爲享室傍建精廬奉薄伽氏以永香火祠成言□□與端肅公祠相望四十里間諸邑父老朝于葛而夕于邢爇薌奉瓶相絜焉獨此方人朝夕於斯如守家廟神采肹蠁庶幾羹牆萬歷乙巳余駐廣川則有黃卿等七百人手贄踵余庭曰不腆下邑天不靳我明德以啓邢太公而怙恃我師率我維我□人不□□□旣考閟宮而樹厥業矣必公文也記之詠之以惠我工祝而相千古余問太公行何狀曰太公家世名閥兄戴華貂子冠惠

文譽命洊及貴寵矣不高趾不舞車循牆委蛇與吾儕俱所承先業餘饒輒蓄其源而疏其委然不厚自潤曰我監以身靡之無甯以衆府之身靡之則殄天衆府之則贊天故所爲緩急左右人若求嗜欲若濟饑渴嘉靖己未歲大祲道殣相望無恤者太公獨奮然曰吾聞他處有腊人骸者矣而甘蘊年玉其粒耶輸官粟六百斛又爲糜活流人二千口不幸餓斃者輒施窆瘞平居儲禁方和珍藥金石草滋篚以百計見道路人病手爲賦給道路人服太公藥輒已病或病者瘍腐穢惡不爲厭

恤內外姻不待請乞饑者佐饔寒者佐襦喪者佐櫬無配者受采無居者受廛讀無資者受膏火或城市人餒者寒者喪者無配者無居者讀無資者走控莫不然即我田野人若茲者走控亦莫不然也邑學敝且陊出二千緡新焉市田三十頃屬歲惡田主不能哺折券歸之每歲逋除邑窶人及鉗鈦虒刑羣門焉擘朱提白粲賦之痍不暫停當秬芑棲畝或木綿盈隴採掇嘗不盡徹繈蕞虒干掫逸傑人凡所受太公遺秉滯穗者輒千百曹壬午大丈田盡以已田署腴曰吾任瘠也而令藪藪

子當腴耶仲公沒所遺子錢券盈篋齒且萬計値長子
入臺報至火之曰幸有祿食惡用此方尺倣楮以重困
我父老子弟其所爲怙恃我者如此乃其敦內行尤篤
事父博野公殫厥力博野沒於學舍伯奔未至獨身承
諱含歛槅柎如禮朝暮米一溢幾不勝喪伯先許太孺
人卒太公獨任養旦夕率萬孺人請袵請趾太孺人目
眚爲代指顧手洟唾不假僕御偕其仲事伯如事父兄
弟相敦華鄂獨飯弗甘獨游弗豫終其身無異庖別儲
伯有九子及孫付太公課不吝重貲延師購籍訓督懇

懇或有媮佚輕則讓重則笞卒母姑息伯宦省中太公
主進幣物絨皮唯謹毋所沒毫毛仲卒當分箸輒推脂
田甲宅與伯孤併其孤自取敝瘠兒子受脂田家宅或
廢輒更與不為嫌季叔蚤世撫其嫠與二女薪米帛纊
相續者四十年太公雖懍懍恂恂以柔道處族里乎而
見義當機輒奮迅若壯夫從伯都下時郭康介為侍御
上封事忤旨被杖創甚太公旦夕往視親為揚瀋洗手
注善藥康介以故得全軀再起官至八座有選郎搆長
官於伯且甘心太公喟然曰以屬犯長如六逆何諫官

所持國體公論其甯佐人爲逆伯頷之遂謝去選耶邑
兩生搆隙伏闕相訟下御史臺治太公方在子愿邸夜
過葛端肅解曰書生所爭毫末耳而勤大憲令兩家殉
金矢乎葛公舉手謝教遂寢其獄子愿按河東鹺會所
善林侍御按長蘆鹺濟南賈因懷重貲詣子愿乞齒牙
太公遂謂曰東西使者交關何異自攫吾方教子行法
而令子教人軌法乎謝去賈乃告子愿復諄諄舉古清
白忠孝事爲訓子愿以故益自克按鹺竣不以一銖歸
所舉方面郡邑脩謝幣可千鍰一無納太公聞而喜曰

是眞我子矣太公平日所爲兢兢飭于闇室愼于幽夜自笄丱至黃髮毋替侮慢不加厮養狙詐不施仇隟忍害不及禽犢以故內孚外化遠邇相率質平剖疑解讟息鬬幾虛邑庭矣其所爲師率我又如此卽太公行與名自足千古第匪公文貌焉何以爛金石而資史乘余唯唯受命按祀法德加于民則祀法施于民則祀先生莊爲法惠爲德合二宜祀以薦其馨香其誰膴於肖像輓近世享素封者非豪馳之則嗇錮之或稍自標引禪逃元托遂且疏三族以媚三寶剎蒼赤以肥緇黃卽繡

佛紫皇甯薦哉先生未嘗以已享自殄其天亦不以未享求多于天出不市炫居不室藏檀施不惑因果神瀹不務禨祥而獨於睦媚任恤孳孳焉以是純行純心可以範世亦可以出世矣即以方端肅何差池焉端肅九州被先生一方續所遭然爾要以不忒爲儀不佻爲視大規則天大矩象地亦胡不諧藉令赤墀蒼林兩賢易地甯不皆然抑余有言能不媿兩儀斯能經兩儀夫勉勉若先生者而豈徒湛幽檝據槁梧函志自享無闕一世哉敬因所聞爲記且爲詞先生名如約字信甫號邑

涯封南宮令再封御史稱莊惠從輿人謚也子侗字子愿歷官方岳以先生老乞終養家食二十年爻才武略淸標雅操爲時冠冕仲佑季伉皆儁異孫王瑞稱才彥諸孫皆林林世其家餘詳誌傳不贅詞曰

樛木纍葛柔木緡絲豈弟君子與帝壎篪瑱環世喪獨鵠離離大心空有古心黜機匪我也耦非人也畸衾影近飭鍾釜遠施凜凜神昭藹藹佛慈有敦其里緩急于資爰保爰聚爰引爰師雲露菅茅風吹棘枝惟茲里人薰被靡靡幼安樂歸彥方恐知九十而還棄我人斯神

龍何潤威鳳曷儀罷市止舂若喪親師遠望則碑近飫
有祠儼然肖像懸黎其姿彼美且仁我哀以思桃李何
言下自成蹊公子若孫迹公而馳其貫鼎彝其香芎蘼
公靈如在云何不衷我鼓我歌肇禋自茲岱宗峨峨渤
海瀰瀰君子之澤百世無期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前浙江湖
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奉勅提督貴州四川學校按察
司副使吳郡通家子馮時可撰文　晉陵通家子王
穉登集晉王羲之書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八日

宿安店新建白衣菩薩庵碑記 正書在宿安鎮

蓋吾邑故無白衣庵有之自貢生邢善士諱倌建自宿安店始也自庵之建而先後獲嗣子之應者四焉至准提之奉則以其室人楊信士遘危病感菩薩靈顯護佑而奉也余惟頂禮白衣生生以啟多男持戒准提病病而躋壽域斯於立天地之大義生人物之萬殊備矣備矣顧不佞守儒家言寡親內典未審西來意謂何第攷之記曰未有五色先有太素太素者色之始也則無色

之爲色色本也可知然則白衣蓋垂象示教耳夫人茍
機械不生純白不鑿其法當自得子而况守以敦篤奉
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可以事上帝其人如善士
者而不獲嗣子之應乎必不然矣矧夫弓韣求以禱祀
熊羆求以夢卜無不應如影響而我大悲白衣以嗣子
昭應正惟是觀自在無畏施衆生力也夫復何疑所以
然者厥初生民覃族受姓以屬于今繄惟子孫振振是
賴而我大悲白衣專用此持世以示天地設位人於其
間參爲三才妙義大明此教之非寂也彼以君臣父子

爲假合山河大地爲幻妄直欲一舉而空之者庸詎知於立人之道見眞如哉至信士自以善病不宜子微獨樛木逮下而無嫉妬且虔爲捧誦白衣數千遍則今嗣子之應力宏多也若其一患經症而愈再患背疽而愈實菩薩用出世間法盡爲蠲除宿業耳至所談窹寐菩薩見形之狀若輕縠素練之瑩徹若千手千目之化現種種俱眞實相非關意想蓄積誠所感固然也第今所最奇於淮提者無論金資寶相莊嚴異常不知經幾千億恒河沙功德之所鎔鑄乃其自故城民間從地湧出

必於朝列公作令之日且怖其光照一室不敢居也朝列公因以致之家園今歷五十餘季始得至心之人如善士信士者而降祥焉憶昔從地湧出機若有待自非廣種善根皈依正果胡以合契若此大都菩薩所戾止處必在樂土宿安故稱仁里亦號勝地北則元武作鎮龜蛇之所摩盪東則三義樹赤忠義之所盤結且三官廟勢居豐阜帝天之照臨在焉水月寺座奠平阜慈雲之覆露及焉每至暮鐘晨雞梵音寶炬互映交含上通霄漢斯固足降天神出地祇矣近者邢封公莊惠先生

達尊崇祀專祠南端萃百代之人心享數姟之廟食所
謂生爲正人没爲明神非邪以是保障一方其福澤尤
大且遠已誠哉天人交會之際千載一時也夫邪高山
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亦惟是仁厚之所培植慶
源之所濬導以至於是彼有剪伐之壅閼之蕩以爲魁
陵糞土溝瀆膚有冀乎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今
日之明徵哉計庵建于萬歷辛卯年三月基址併園二
畝有奇大門一座白衣法堂三楹俱丹青藻繢華香供
養准提蓮座並之原擬别起高閣以不便居民故止茶

房三間淨室三間隨庵田地十五畝給司香火僧人于時奉法道侶皆精戒律者以虔禋祀邢善士信寧鄉諫公第九子蓋九折之派河澗獨深宜其嗣子繩繩也朝列公其長兄云其室楊信士爲令諫議諱士鴻元妹嫺于女史工于翰墨覩准提經卷跋書暨刻劂精裝信心傳布其大愿夙慧可少槩見人皆以爲漸於諫議譚道之訓而不知其得之往因者深也信夫是記也業有成言三季今始黽勉如願要不過就事論事紀因緣顛末其于西來妙勝微言付之不可思議云爾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邑人張光裕撰文

邑人許用敬書丹

萬歷三十四年歲次丙午三月吉旦

臨邑縣重修城隍廟記（正書題名不錄在城隍廟）

城墉也隍池也必有墉池而後成其爲邑亦必有陰護墉池之神而後墉池可固於金湯建廟塑像是邑人崇報其陰護墉池之功顯佑伯之封是我太祖高皇帝錄其陰護墉池之功而特錫嘉號也自有吾邑卽有斯廟二百年來不知幾更整飭幾更頹敝其頹敝也非其神

不靈也又非邑人不敬信神也緣長人者政不加修即墉池且壞奚恤其神乎其整飭也非其神始靈也又非邑人始敬信神也緣長人者政獨修明即墉池且新矧其神不妥乎哉邑令君藥父師以上黨人豪來宰吾邑承十年積敝之後當賢智束手莫措之時獨宵旦拮据極力振刷三年百廢俱興舉已壞之邑而再造焉他毋具論往者雉堞久崩城覆于隍滿目荆蓁四圍成路師奮起大工不假帑藏一錢濬池增墉子來趨事不三月保障巋然矣觀者動色高深謂從來未有之神功百世

之利也墉池既修所憑依將在廟焉廟久傾圮如邑人崇報之心何如我太祖高皇帝馳封之典何師惻然動念捐俸議修首倡縉紳下逮氓庶錢貝既集工役遂作又不三月自前殿後寢及兩廡兩門棟宇維新金碧煥然矣邑人朔望入而瞻拜喜而頌曰賢哉我侯帝命尹茲覆庇我人始有墉池鼎新廟貌神始有棲豈惟神悅人曰是碑是役也主之者令君凡傾囊倒箘與夫募緣督工者俱得書爵號名氏於左併碑陰焉

萬歷三十六年歲次戊申菊月穀旦

丙午舉人李生秀撰記　襄城主簿邑人訾允篆額
隰州同知邑人李恕書丹
文林郎知臨邑事和順藥濟衆　縣丞龔鋾　會曰
唯　主簿山陰李尚實　典史漳浦李聖　儒學教
諭沂水陳時務　訓導萊陽李商　無爲林儒元

德府令旨碑（正書在泰山行宮）

萬歷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奉上傳承奉司爲傳奉事
敬奉令旨覽昨鄉官李恕訾允所啓善事當爲既葢造
欠缺特施銀五十兩以資其工承奉司傳他知道敬此

明封中憲大夫山西潞安府知府王公崇祀鄉賢
祠碑 正書篆額 在鄉賢祠
賜進士第翰林院庶吉士姜逢元撰文　賜進士第
戸科給事中商周祚篆額　內閣堂管誥勅典籍事
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侍書加四品服俸范可授書
丹
封中憲大夫山西潞安府知府王公者乃山東之臨邑
人先民正覺海岱崇儒追曾閔之賢班詣朱程之理固
黜華競質矜困樂施迄今以邈蓋棺之日歷年有九厥

鄕之大夫士庶睠言名德有餘思焉衆議用協輿懷允愜援請與故河南叅議李公偕祀鄕賢祠乃督學使者復下郡縣議具報僉同遂檄令奉主入祠有成禮而祠久且頹然矣且與制狹也有司周視其下謀爲更始庀材鳩工計程授事不彌月而告成於戲盛矣亡何邑簿韓君士元以不佞桑梓故俾抵都門具悉厥事不佞逢元聞而嘆曰噫嘻無幽不顯無微不彰斯之謂矣在令甲鄕先生儒行修民功著者祀之以揆今日其庶幾無忝不佞叨塵史局朝野名實與有採定顧于四方之碩

德名儒敢不藻潤而表章之少參李公夙以直諫臣聲震隆萬間逮出爲藩大夫厥績爛如詳具國朝名臣錄不復贅矣迺王封翁則遺腹子也未誕夙孤罔知庭訓輒能外屢師傅之誨內嚴慈氏之旨示晬而手掇孝經在提而口呫聲什則已知非恒常人矣比遊校宮文譽蔚起讀書以窮理盡性爲本殊于聖賢微旨多所發明韋編尤究精渺嘗著有連山抉要藏于家海內購之比于蓮城璧披帷質難秀異雲集至稱爲洙泗功臣云邑侯馮崇公文行延爲館師有囊重貲謁公居間者厲色

峻辭之不又見得思義者哉其所爲事太孺人者曁時進衣縧嗜進食宴舞萊綵病侍湯藥屬當太孺人大故水漿三日不入在殯冒火撫柩攀柏永號卒致反颷息燄甘露下零天地鬼神實陰鑒之矣公有丈夫子二俱繇進士起家先是辛卯同薦賢書公則以坊金如干頒宗族視服有差遠近義之迨長拜司徒郎歷晉潞安守中州兵憲次以三令卓異召司銓衡在官咸以清慎恪忠有聲中外蓋莫匪奉太翁旨唯謹則又不仕而君民永賴者矣諸如三達首推主盟賓席一體均視加惠里

門陋車僻而恭承三命起溝斷而處損千金黜魚龍曼衍之好輟跕屣揳琴之玩闔門嚴若朝典金紫泊乎素儒經紀師表度坊豐序口不及乎臧否足不履乎公庭豁爐戌以將母贖鬻女而妻士故亥有舉火之望白髏多蘖梩之感此皆芳哲之徽范昭代之懿軌也不佞逢元敬一夕爇燭爲記尋俾韓君士元勒諸貞珉用識不朽然非韓君意也倘亦天下萬世暨犁邱大夫士庶意爾公諱三遷字養蒙係之贊曰岱岳巖巖屹然卓峙篤生哲人緊惟公是隄潰障流頑廉懦起藝圃元言究厥

宗旨追踪賢聖[illegible]長明[illegible]體於仁贍宗睦里孝以承
親忠以風子貴而能誠求道知止俎豆月輝二儀終始
萬歷四十三年歲次乙卯五月吉旦
署臨邑縣事縣丞金應軫　主簿韓士元　儒學教
諭張文耀　典史邵繼瀛　訓導孫守敬　王伸同
立
明李王二公崇祀鄉賢碑記（正書篆額題名不備錄在鄉賢祠）
賜同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正治卿陝西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左布政使邑人李嶶猷撰文　賜同進士出

身通奉大夫正治卿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武定州馬拯書丹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陝西提刑按察司兵備副使前兵部武庫司郎中德平李東魯篆額

歲甲寅督學使者吳公啣天子命勅郡國蒐颺名哲俎豆學宮吾邑博士弟子暨里中正交牒頌故朝議大夫少叅李公封中憲大夫潞守王公賢宜百世祀邑康侯列狀以請學使者下檄旌焉命笾豆肇祀重國章也於時兩祏并登冠蓋雲集閭井驩之越歲康侯艱歸遺月

既之羡屬左尹金君曰廟貌未飭若栖賢何會左尹實攝岐遂鳩工庀材出私稟佐之拓繕故宇甍墍煥然乃與右尹韓君幕邵君謀紀盛於石因共造余田間余送而勞之目犀綌之長紓教於政上硃瀘次續聲語以闡前徽昭後楷不翅一央矧攝其幾何無亦置舍一符賢祀何有而直此急急也諸君子其有望焉意甚厚左尹曰主臣不敏高山景行何得無向往也者顧里祀鉅典與衆公之徽程先民厭群望郎薰心炙手無濫及者也號文獻然二百餘禩指不數屈夫甯有一朝并舉如兩

公者乎余曰未是有也伯唯一唾遜聽者搖伯嚮一岐遐覽者眩歲核月隲猶虞中梧夫甯有上無耳滯下無腹非蚤陳牘而夕報俞如兩公者乎余曰未是有也子子靡蕃炎炎寡屬卽諸先正大諫而外流芬剩澤何寥寥也夫甯有弓繩箕衍變世升恒如兩公者乎余曰未是有也之典若茲其重兩公之世若茲其隆幸躬際之願一言以志不朽余曰唯唯兩公於余世篤姻好朝議器余於齠稱知己中憲長君觀察偕余舉茂才通籍以還與兩公處相昵遊相浹也兩公之素余固習覩而喜

譚之惟是父老所稱述當路所寵嘉亦既爛焉簡帙華
袞千秋矣何附贅爲左尹曰是固然矣吾儕至也暮不
逮事兩公然竊槩聞之正色立朝剛塲闖世糺彈無避
問餉無私矯俗若遺却紛若膩千載而下所稱廉頑立
懦者朝議之風也循牆目栗集蓼時甘孝協天禎德孚
國寵謝唯阿而雌守薄軏斷而哂調千載而下所稱寬
鄙敦薄者中憲之風也望偶譽偕何殊軌若是余曰惡
兩公亦何異之有蟫游百氏螟託一經盂粥壹分室煤
宵聚其攻苦同也戎菽是飫環堵自澄蘆歲館狐邱暮縉

敝帚其抱貞同也鍾鼎列庭而無頳翁冠笏繞膝而無
趾揚其秉抑同也義篤推䄟惠周付麥河潤九里火舉
千門其滋樹同也外無狎柔中無澤㬋閑無遊駟豆無
襲珍其沿樸同也闕垂把計節鉞須辰藻鏡蜚英鼎揆
計夕其昌裕同也單車隴坂甯遜捐棺三錫金緋詎輸
射策寄溫於厲何必殊寄厲於溫即各遇其遇各底其
底而未始不同也不可必者在天之天而終可必者天
定之天有或闕者在身之身而莫或闕者身後之身洵
皆冠冕一時典刑來禩又何異之有左尹曰猗與茂矣

語有之厚培者翳夏蓄者豐則兩公固有所爲隆者哉

余甚慕兩公且多諸大夫之首風教也用爲之記

萬歷四十三年歲在乙卯季夏之吉

臨邑縣署印縣丞金應軫　主簿韓士元　典史邵

繼瀛　儒學教諭張文耀　訓導孫守敬　王伸

明封中憲大夫山西潞安府知府紹庭王公合舉

鄉賢公移　正書在鄉賢祠

濟南府臨邑縣儒學爲公舉鄉賢事蒙本府帖文據本

縣申准本學牒呈據本學廩增附生員李復醇等呈稱

故封山西潞安府知府王三遷節門大孝淸世醇儒濯心日月爭光砥行珪璋並潔趨庭夢識奮接韻于詩書割杼身依夙徵奇於俎豆祝融迴焰百靈呵江夏之廬甘露凝祥萬井仰海沂之樹韋編口授戶外之屨常盈甕牖神怙溝中之褰若挽里推純懿家樹芳摹課軾轍於雪窗鉢傳眉嶺撫儼儀於天路德殖燕山父族車母族衣惠周推舶一命傴再命僂厚遺停輪市義高海岱之聲就養浹晉燕之澤甯獨三齊冠冕展稱一代儀型崇祀允宜輿情共屬等因又據闔縣鄉民張翟等狀稱

大宦生未識父事母至孝母故摧毀反風滅火甘露降
庭柏爲諸生有聲邑令禮聘教子有奉金幣求囑力却
之故交高宋輩時資給忘饔內弟無子爲擇良建嗣授
室推餮撫之成立荒年煑粥賑饑遠近貧兒蟻聚而食
立藥肆第右延醫董之疾者多所存活迎養東光爲畫
荒政民無溝瘠損金繕葺文廟城隍等祠修築四門橋
路人不病涉經□□□袤步雨雪中四十□設立社學
訓教族黨□閭里無疾言怒色卹人之孤振人之急善
行不可枚舉道德文章俱爲世範生舉鄉飲正賓沒當

從祀等情到縣該本縣知縣康惠民覆勘得本官道崇
洙泗修跨徐黃事慈如嚴歷白首而人稱無間處恬若
素甘綠葵而雅操彌堅受學皆偉奇繼河汾之模範在
坐無媟嫚嬈蔡尼之方嚴孝動鬼神致滅火返風之應
德符元昊召靈芝甘露之徵惟其口口誨而柏松箴遂
使銓錫登而玉金耀里借江河之潤色崇甲第之輝品
入聖門允矣氷壺玉鑑名高沒世依然北斗泰山評賢
無出其先列祀宜食其報等因具申到府行縣取具圖
學里鄰等勘結相同該本府知府吳看得本官鄒魯儒

術海岱名流詩禮弓裘訓迪機杼遇火而撫棺哀痛焰
返祝融慕親而攀柏悲號瑞稱甘露一經垂訓而蘭桂
聯芳五位推恩而金紫戩錫博愛名高一代市義聲聳
三齊孝友篤於家庭忠信孚於里閈有光月旦宜配宮
牆具由詳道蒙欽差提督學校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
副使吳批看得王封君篤行名儒眞修粹品孝彰戀母
返風瑞露可徵仁義最多解袍指囷何遜厚道可維澆
俗淳風不愧古人宜薦學宮以快輿論准擇日設主送
入鄉賢祠崇祀繳蒙此備帖本縣轉行本學將故封山

西潞安府知府王三遷擇萬歷四十三年正月二十四
日入祀訖

萬歷四十三年歲次乙卯閏八月吉旦

文林郎知臨邑縣事周士元　縣丞金應軫　主簿
韓士元　典史邵繼瀛　儒學教諭張文耀　孫守
敬　訓導王伸同立

明封中憲大夫山西潞安府知府王公崇祀鄉賢
祠碑　正書篆額　在鄉賢祠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淸吏司郎中趙南

星撰文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叅
政前山東提督學校按察司僉事劉毅篆額　誥勅
房掌房事管理誥勅禮部祠祭司郎中兼翰林院典
籍加四品俸孫允奇書丹
王公名三遷字養蒙别號紹庭濟南府之臨邑人也勝
國時有名盛者爲十道馬步督大將軍明興自萊陽徙
臨邑三傳而爲陜西岷州衛經歷輔輔生倫倫生處士
公世禮時大盜齊彦名等衡行所至人皆逃散過臨邑
處士公母老病獨侍母不動賊大奇之謂處士孝子吾

不忍犯也去仍留一大箭誡後來者處士生貧娶劉太孺人爲諸生食廩矣早世劉太孺人二十四耳時王公在妊也劉太孺人矢死以殉而處士公夫婦涕泣謂婦念我兩老人天其或者以婦不泯王氏之祀未可知也劉太孺人乃不死閱四十日而生王公王公晬時示之諸物惟手掇孝經抱之甫能言劉太孺人口授四言詩輒能成誦處士公大喜乃名之曰三遷蓋以孟子之母比太孺人云及就塾從師日端領而肄習諸童子羣嬉其傍弗視也或嬲之終不肯從每歸太孺人問其業有

所扞格不敢隱太孺人怒讓或笞之鄰母謂太孺人寡居撫此弱孤何忍過督責爲事解公閒謂鄰母意良厚但勿言孤寡傷吾母心鄰母泣下謝不敏王公發憤務學從大儒李先生盡得其道誨爲諸生名隱隱起公喜易從外舅于公受易大有所悟著遷山抉要蘘草截蒲錄齊魯之士皆自以不及也其事太孺人供養致洗腆有不安節則日夕侍藥艾謝絕諸賓客平愈乃已太孺人閒居公時採井里所習傳忠孝義烈事陳說於前其仳離永隔者詭曰竟獲完好其仗節死者曰有神人活

之皆成吉祥善事太孺人爲之色喜所有一錢以上皆屬之太孺人其所出入無有不稟命者所欲振貸無有不欣然奉行者公娶于恭人生觀察君與吏部君皆少恭人先太孺人卒太孺人猶及見觀察君食廩七十有一而卒王公幾成死孝既祥焚楮以祭火隨風起公抱柩號哭風折而南火遂息及葬囊篋無所有乃鬻田襄事質飾俱盡罄竭心力長潛哀號塗人酸楚越三日而甘露降于庭柏邑令劉君欲上聞公力止之令乃以節孝奇徽表其閭及二君同舉于鄉公俯而垂涕曰吾母

苦節四十餘年而不能以五年待兒輩之成名也觀察君先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乃上疏陳太孺人守節存孤狀詔豎坊旌表而太孺人之節聞於天下王公以觀察公貴貤封至中憲大夫論者以為行道之福吏部君成進士為東光任邱令而公卒公素康彊會諸生李君愼母卒李母故與太孺人同以節舉者公往會葬思太孺人不勝悲也一疾遂殆觀察君名浩吏部君名洽趙子曰昔人謂執一善而百善至百邪去者其惟孝也王公天禀至性又沖幼而見母氏之伶俜單孑劬勞悲苦萬

狀也以忍爲慈督教之以望其成也塵俗之情都盡而一意于南陔之養白華之潔加之隆師好學博精學易要皆本之孝思海內操觚之士稱述王公者多盛德高義事余第紀其孝行之大者余門人周長卿爲臨邑令所聞王公事甚詳實爲余道之是時吏部公休沐居里中其奉繼母極孝蓋齊魯之間稱節孝者首王氏而文學之善幾爲所掩矣

萬歷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四月吉旦

知臨邑縣事周士元　縣丞金應軫　主簿韓士元

典史張一鳳　儒學教諭孫守敬　訓導董名儒

王伸同立

明三賢崇祀碑 正書篆額 在鄉賢祠

賜進士第文林郎刑科給事中周之綱撰文　賜進
士第文林郎湖廣道御史朱堦篆額　武英殿中書
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加正四品俸佘廷吉書丹
吾嘗扼腕於俗之偷教之薄也舉世夢夢然去至重棄
至尊以為其所為而無所當于刑家憲俗張維植紀以
風厲天下之士而幾其後也形槁神敝草木同朽說者

由聖人不作仁義道衰賢士不修其業細民不矜其行五倫不敘軌制無章而天下殆矣明興皇皇宣昭彝訓海內日浸漬於二百五十餘年之天下而且漸磨於今天子之敦篤友睦靡不願為忠臣孝子之行以無忝於所生無淪於國紀以不至為綱常名教之罪人而況齊魯之間治鑄于詩書禮樂而誦法于文武周孔者所從來也此犁邱三大夫同祀于鄉而侈光典禮也方余俛首受書則竊聞參議李公希說太僕邢公子愿業以直諫臣聲震霜臺鎖闥間岳岳乎批鱗履虎之不愛軀命

不避礁鈇也逮觀察吏部兩王君成進士而後封公紹庭先生之孝友節烈聞天下海內願爲執鞭則三大夫誼至高也三大夫升沈不同幹局各異考終論定而總之以忠臣孝子之行憲章里閈俎豆春秋相輝並麗爲天下觀夫豈無當于風厲磨鈍而處此哉蓋聞之誼隆君親道先忠孝此箕子比干王祥閔損之儔所爲敻絕千古也余跡叅議太僕所行事身陟闕庭數歷中外爰自驅雞馴雉以逮露章白簡承流分憲之績庶幾社稷之利知無不爲固史不勝書矣乃叅議公拜隴西令輒

緦緦然念太夫人崦嵫道途修阻不獲將事燒鐙草疏方圖以喬梟易虔氈依膝下供太夫人甘旨會當事者不可已乃單車就道屬內恭人侍太夫人朝夕戒嚴祖郊泣數行下奉諱哀毀滅性幾無生理太僕公拜泰冏命甫三十少也遽憶兩尊人春秋高累疏拂衣萊彩晝舞會兩尊人大故勺水不入啚朝夕作孺子泣煢煢苦塊徒跣擗折汝郁之幼挺淳至虞舜之終身孺慕以方今日君同一揆以若封公生不識君親誕娠遺腹而始然於斷杍合態之訓盡物盡志百順萃焉冒火撫柩反

風零露精響徹於蒼昊徵應虩乎耳目純孝所格抑又奇己茹眞葆素未遠用行譬之鼉采鈌明堂之貢騏驥蹶千里之駕撥厥運數謂之何矣乃雙珍滕擁蔚然並耀厥有肅綱貞憲銓澄流品何莫而非先生之教耶且宮牆禮樂之地而風俗教化所由興也故鄉賢從祀其道足以訓民成俗甄世治物鼓舞激勸潛而移易天下後世之心志耳目于靡窮苟非其人里巷且議之而況於廉頑立儒風施百世者乎三大夫所爲不愧祀典則良以忠臣孝子之行不多槪見也海內士聞而興焉相

與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未嘗不嘆齊魯風教之美而慨慕於犂邱士大夫之多古君子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究厥漸暨直齊魯之間爲然哉叅議諱汝相封公諱三遷太僕諱侗叅議太僕皆進士封公稱潞安守則以長子觀察浩吏部洽藎公仲子云諫垣周子曰方今鞭弭詞壇天下盡知有子愿先生云元美于鱗而後不數數然也余讀李山人謬義及連山抉要讀書窮理盡性旨約該博則又當代之煜然者矣三大夫之祀學宮甯獨不以著述余固錄

其忠孝之概以風世也抒猷獻替清節狥官或於其身或於其後三大夫可無憾矣反風零露余竊異之此何必蔡中郎王休徵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單車委質陟屺不勝悲矣強立抽簪依依孺慕懿哉三大夫即騫參又何讓焉倘亦孝原百行而三大夫固有獨重耶

萬歷四十五年歲在丁巳孟夏吉旦

知臨邑縣事單養蒙　縣丞俞天福　主簿韓士元

典史張一鳳　儒學教諭孫守敬　訓導董名儒

王仲同立

重建泰山行宮碑記 正書篆額碑陰題名不錄在泰山行宮

元君主岱宗靈爽煇赫祝釐酬貺者傾海內吾犂距岱僅十舍郭以南故有支宮靈異特著會事之盛爲二東冠宏治間一修葺之久漸堙圯謀新而詘力者數矣萬曆丙午四月既望余檄飲方伏苫塊會諸搢紳大夫封太常王君三遷臬副王君再聘太僕邢君侗封宮贊張君所志以會期修謁余荷麻從之周覽踟躕相顧浩嘆曰頹垣斷桷莊嚴無當朝宗萬億企矚若何且吾蕞爾十室冠蓋雲蒸元君之鍾奇毓淑實式寵之革鼎監觀

豈異人任而因蕪龔臨得無恧焉迺謀之少叅李君汝相方伯馬君拯憲副王君浩中丞王君治憲副李君若訥太史張君光裕嗣及侍御劉君宏光與余弟二守宣猷各捐貲爲大衆倡諸内主咸脫珥佐之鳩工庀材目程指授則屬之李州倅恕菅邑倅允虔疏廣募則屬之端居士松弟梅繼之經營綜畫拮据昕夕則屬之任居士宗祿范居士臣馬居士啟元夏居士自南等遡邇嚮風繙囊濤湊壞材嘉埴輦輸載塗婦女童稺負土礱石日千百計植臺廣數十武高隱眉拓殿爲五楹高廣倍

故度繚以迴楝翥以雕簷碧瓦朱甍金輝錦錯疑於披香結綺畫櫨藻井舒卷爐烟若拖虹縮繡微風鈴鐸若奏雲和鼓八琅中祀元君聯翩左右翟褘並列者六曰時所股肱也殿後創玉宸閣三楹奉上帝其上丹梯彩檻熀煌霄際聳朝南眺彷彿目覩諸峯作橫空黛色岱巔帝祠對上白雲遙相映帶曰時所源柢也側殿四楹祀四大帥曰時所衛藉也殿前東西廊各五楹祀十帝種種冥報莫不畢列曰時所指應也前爲大門三楹折而東爲茆宇三楹以棲掞掃者興役於戊申丙月落成

於庚戌丁月余縱目久之曰是偉觀也夫是昭之也夫世情瀾汨人有覬心顧閃倏倐幻可籠萬目而莫不可淆如電之照刺隙營窟能骸三尺而必不能逃無漏之罟冥頑驁悍敢轢一世叱千秋而必不敢抗天侮神衡幽府之命故仰瞻法相洋洋若臨則思祈無私答願無虛副司祿司明司殤司允無亦晻茲若淑是芘是昌豈其漫無衡槩而壹狥祝籲爲哉夫疇有不自祗毖而妄干非望者陟降帝帥之前則思天鑒孔昭神威有赫指麾顧盼若揭日月掞雷霆索叛父母褻神明斁倫敗則

之醜悉踣擊之而未可測也夫疇有不自震慴而懲志以遷者遍歷曹司則思矯循㵙引者幾何超痛毒遁沉淪者幾何鼎鑊搆於肺腸劍林起於踵趾靡孽不酬長瞑非脫也夫疇有不灑心易步而甘貽鬼責者至若一同萬井繫命公府榮我瘁我神實涖之尚徼福於神牖衷於高賢天艮嗅咮赤子奠之衽席上茂隆聲下淪郁澤無俾鞏鯨栗虎用滑神和則嘉賴也厚甚粃𣊊相仿郊壓縣磬懼殄神祀以滋羣戾尚徼福於神廷豐錯沴暵溢無侵螟螣無擾萑苻無梗札癘無驚無俾瘠枯轉

徙以爲神憂則嘉賴也厚甚地靈人傑匪傑胡靈民之多辟神休奚若尚徼福於神家暢醇風人遊協氣仕服於藎居砥於名孝弟力田胥恬於業無俾豕心豺悳用作神羞則嘉賴也厚甚形家所謂福地釋氏所謂勝緣其在玆乎其在玆乎越十餘年碑始告成端子踵余而請曰役竣矣歲月如駛滄桑易改無論昔之創者修者湮沒無聞卽一紀以還倡議巨公効勤下走業半爲千古後之視今猶今視昔敢藉一言以垂不朽余憮然曰是固矣維是神之福吾邑也無斁邑之徼福於神也亦

無斁幸後之時繕植奉薰除者常如今茲功果與天地
存可也是用次之爲記十方善信名具碑陰

明天啟五年歲次乙丑十月吉旦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正治卿陜西等處承宣布政使
左布政使加三品俸前奉命雲南典試邑人李嶽猷
撰　邑西南奉佛弟子張應德沐手敬書

來禽館石刻附

王右軍像贊上刻子昂臨十七帖右刻邢讚小楷在來禽館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惟一小者尚未婚耳

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
下情至委曲故具示子昂臨
身兒亭亭元靈引氣恬惔精華尺宅可治法海四達筋
骨血脉落落玉虛千年反魄童子服伏丹樓俠日道士
仙人忽入我室遺像在圖俳佪瞻佇染跡猶龍永無湼
滓萬歷二十五年五月六日濟南邢侗讚上樂石

趙子昂畫竹 上刻子昂詩行書下刻邢跋小楷在宿安

開軒蘩竹杪坐久聞濤韻重雲結春陰小雨生衣潤親
友有佳集笑語發眞蘊游衍暮始還流光疾如瞬至大

三年正月三日子昂

湖州之竹眞而不妙彭城之竹妙而不眞湖州疎疎密密彭城不密而疎二君直氣凜凜是以筆底勁多和少森然劍戟瑣窗猗儺無有也子昂此幅于至和處見筆至密處見墨未嘗不勁未嘗不疎所謂瑤臺緩步羅綺驕春或足擬之余家舊藏管夫人蛺蝶一枝猶之芳天和暢麗人臨風韡褰醉嬌嫋嫋如不勝情此花此竹差足當榮祿朝回仲姬衣紫綾半臂援甌酌茗嬛珊相盻時也來禽主人邢侗手題

行書石刻在留

穀城師韓至黃花六十色色俱足僕報以家釀雪酒廿盛

子愿先生墨跡予在臨邑四載不數見此書乃徐樹人明府所藏者也以先生書法不可多得親爲雙鉤寄余並屬勒諸貞珉俾垂久遠因選高手上石神采奕然頗不失廬山眞面爲書數語以誌緣起且以副樹人諄諄相屬之意云上杭莫樹椿題

來禽館帖 邢子愿太僕刻 在宿安祠內

澄清堂帖

蘭亭敘褚河南禊帖正本　定武本　趙松雪本

宋搨出師頌

唐人雙鉤十七帖

黃庭經

李伯時西園雅集記

之室集帖

芝蘭室蘭亭敘

芝蘭非非草

瑞露館帖七卷邢子愿太僕書王涵仲大司馬刻今其石歸樂陵潘氏

千字文一卷

行押尺牘五卷

諸跋語一卷

漢石刻附

孝堂山石室畫象題字 在肥城縣孝堂山八分書

平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

韓勑修孔廟禮器碑碑陰題名 在曲阜縣孔廟八分書

平原濕陰馬瑨元冀二百

韓勑後碑碑陰題名 八分書

平原濕陰王宣元威

按孝堂山畫象第六幅在石室西間東向上銳下

平中畫騶騎步卒大車屬車鼓車儀衛甚都左題
永建四年八分書七行字徑一寸余攝篆肥城時
遴善工搨之尚無漫滅其雕鏤工巧摹形如生在
漢人畫象中亦不數數覯可寶也縣志載孝堂山
郭巨葬母之所而隴東王胡長仁孝感頌直指爲
郭巨葬所今按此幅題字有云來過此堂叩頭謝
賢明者似是邑人故吏過而感頌之詞非爲郭巨
而作也明矣噫墓中人固不知爲誰何人而所謂
邵善君者亦僅藉此幅以識其姓名遂使金石家

聚訟紛呶是又可憾也又按濕陰本平原地自建
武二十八年割隷濟南國顯宗時以事削去肅宗
建初八年復還濟南故訖濟南國除而濕陰遂隷
濟南郡不第杜征南左氏傳注可訂范史地理志
之略也今此幅頁子在順帝永建四年時濟南國
未除上距建初已四十餘年及後韓勑碑陰平原
濕陰馬瑨助錢題名在桓帝永壽二年距建初且
六十餘年均稱平原而不稱濟南何耶蓋古人文
字之間多襲舊號如韓勑碑陰又有褒城侯孔建

壽名爵考建武十三年封孔子之後爲褒成侯顯宗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至桓帝永壽二年則徙封已六十餘年不應仍稱故封而直書褒成侯者殆同其例也卲善君及馬瑨王宣均無所考緣修邑志檢出之附金石志後從千百載下俾邑人復識其姓名且以見卲善君能不忘恩馬瑨王宣能捐貲助修禮器一節之善而其名之壽諸金石者如此則凡生同里閈者宜何如勉思自立歟

臨邑縣志卷十五終